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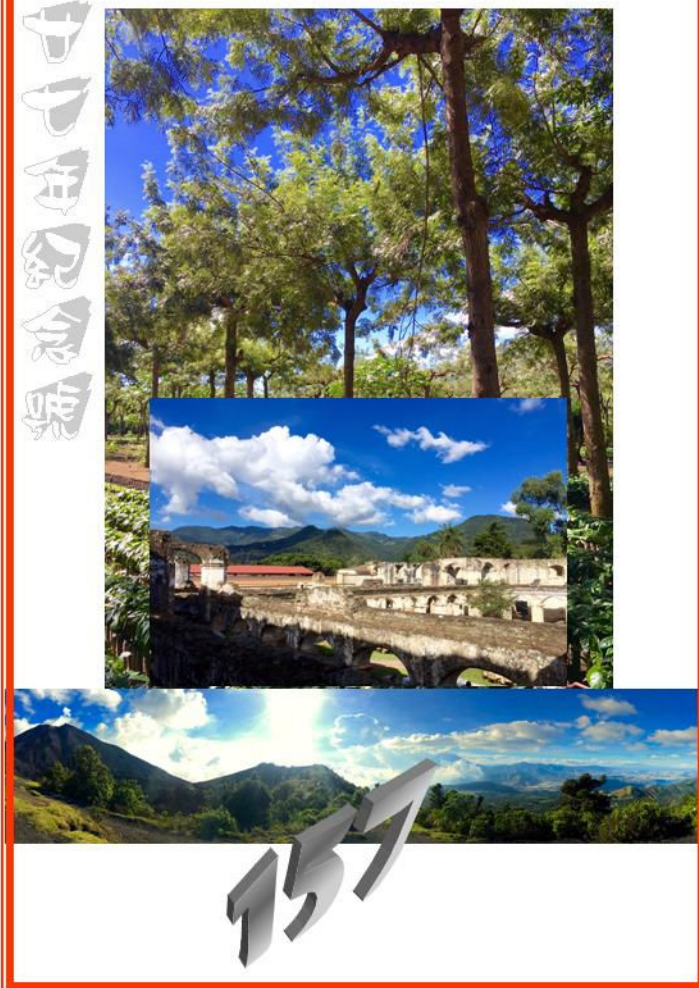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第一百五十七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December 2016

創刊二十七週年紀念



- 新大陸創刊27週年紀念散文詩乙輯
- 重慶先鋒詩派“五虎將”詩輯
- 國際華文微詩群詩選
- 從詩人和翻譯而不是文學評論角度的閱讀



目錄

顧問：

非 馬 (芝加哥)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楊 牧 (台 灣)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 夢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 約)
 李賢成 (多倫多)
 蔡克霖 (南 京)
 資中華 (廣 東)
 謝 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 灣)
 余問耕 (越 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吳懷楚 (丹 佛)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向 明 那上面 8
 世 賓 借著他的那張嘴……、2015 年的自畫像 8
 于 中 落葉 8
 桑 克 饒舌歌、麵條店遇雨、忽然已到夏日…… 9
 老 哈 泊車、秋葉 9
 馮 晏 鏡子、阿赫瑪托娃的廚房 10
 位 娟 我夢到了月亮、傳染 10
 張 耳 短短詩 11
 夏 子 在晚風中 11
 王妍丁 中秋，沒有郵走的信 11
 嚴 力 這天下午、神奇、神奇 (2)、雪、忙 12
 余問耕 水雨綠葉 12
 遠在遠方 荒城 12
 楊河山 關於四十年前一列火車的零星記憶 二首 13
 高 岸 林中小路 13
 葉在飛 我見過女人身上那沒有盡頭的美 二首 17
 李國七 蝴蝶藍的小花、檸檬 18
 吳懷楚 感情黃昏的獨白 18
 遠 方 思念、啟明星 19
 謝 勳 山中品茗 19
 老 井 知道戀愛的大炭、井筒 19
 王性初 夢境幻影 20
 彭國全 金魚、浪花 20
 冬 夢 一寸光陰 三首 21
 楊 玲 臺灣行 21
 溫曉云 最美的歌、等、有你真好 21
 杜風人 京味 4 帖 22
 藍 翔 遠山伊江城市、金色早晨、伊江另一面 22
 銀 髮 無邊落木蕭蕭下 23
 阡 陌 意象、歡欣 23
 澹 澹 一曲相思、歷史的天空、你我的七夕 23
 應 帆 失眠。雪花、高處、無糖咖啡 25
 西 楠 禱告、作為一位準媽媽 26

陳葆珍	賞楓	26
星子安娜	如何畫我？	26
圖雅	燒紙 四首	27
金子言	布魯克林地鐵站	27
初雪	立冬、給明天的自己	27
達文	情思、心思很大、溺詩者	28
方壯靈	弦外之音	28
林啟	楓漿節、初夏	28
李斐	擂台鬥雞、抗議	29
潮聲	生命中的情懷翻飛	29
魏鵬展	把杯子放在最邊緣的位置 二首	29
戴珏	望皇城	30
張芳學	今夜又下雨了、奔跑	30
藍兮	敲不響耳的牆	31
蔡可風	象徵	31
顏溶	柔軟之火、熟睡的女人	31
高潤清	回家	32
嵐月風	雨中人、吆喝	32
非默	喪與如喪、帝國的詩人	33
黃木擇	心海	33
張慶	仰望、印象	33
默雷	期待，又難以期待	34
依雯	藉口	34
蔡寧	奔月、望月、牙疼、入夢	34
梁臨芳	新童謠一組	35

散文詩乙報新大陸創刊 27 週年紀念

秀陶	病中一輯	4
秋原	不能承受之輕	4
張生祥	光的顯現	5
陳銘華	秋決、無題 2 章	6
姜華	向日葵、柿樹	6
魯蕙	彼岸花開	6
徐金秋	神經內科	7

重慶先鋒詩派“五虎將”詩輯 14-17

燕刀三·姚彬·王琪博·楊見·徐鄉愁

國際華文微詩群詩選 24-25

熊國華·雪陽·郝俊·紅雨·李如華·李雨潭·深海

阿辛·西子文君·原靈·靜福山人·王曉波·莊雨
顏仰建·阿桃歌·陽光·曲苑風清·黃鎮源·周文萍
羅瓊

學生園地 35-36

付煒·鄒詩語·游若昕·唐宇佳·徐旻鈺

譯詩

初雪	胡弦的詩	36
戴珏	伊莉莎白·畢謝普詩選⑦	37
岩子	里爾克詩三首	38

評介

楊于軍	從詩人和翻譯而不是 文學評論角度的閱讀	39
洋滔	饒蕾詩的別樣味	40
文世奎	讀詩迴響：對立與和諧的辯證法	42
劉耀中	厄普代克	42

詩訊

封面 封底裡
復活的火山——危地馬拉◎陳長青

■秀陶

病中一輯

一、醒來

下午一時許進麻醉室。醒時發覺是在一間陰暗的大房中。身覆白布被單，左手邊十來呎處的小床上，躺著另一個病友。陌生的環境，不知是陽世還是陰間，不禁升起了幾分懼悚之情

辛詞有“……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若把“江山”改作“鄉關”或更合我的情況

二、吃藥

住院那幾天，一天被餵十幾種流體固體形色大小不一的藥物原應遵囑分一日三次進食各不同之藥丸，但本人不愛分治而喜歡始皇帝式的方法，在晨間七、八種藥丸一把抓，一次吞下，讓它們在肚中各自為政去

三、打針

入院第一日，因為輸液，要在手上裝一個針頭。來了一位五十開外的婦人——R/N。在我左手不同的部位扎了三針，右手扎了兩針。一共五針皆扎不中血管，痛得我無聲地猛問候她的令堂大人。當她輕聲向我道歉時，我卻微笑地回以“沒事！別介意！”看！我虛偽的功夫夠好把

四、消遣

行動不便，四肢乏力。閱讀時，別說一本大書，連一本 Time 都拿不住。病中我唯一的娛樂只剩下上 youtube 聽音樂了

提起聽音樂，與以前也大不一樣。以前是專找新的作曲者，專找不曾聽過的樂曲聽；現在則回到過去的老朋友群中，回到悲多芬的氣慨、布朗姆斯的深邃（他是我的啟蒙者）、馬勒的博大，當然還有百聽不厭的蕭邦的靈秀。在這些老朋友的優美、甜蜜中，養我的病體

11月20日 L. A.

不能承受之輕

我身上的關節痛大概到五十歲開始，便逐漸和親人、朋友的離世成為反比。先是有一兩個親友走了，五十肩出現了。然後又有一兩個親友走了，這時候脖子也開始痠痛。往後，隨著年齡；親友一個一個的離世，肩膀、脖子、腰、膝、足踝…也相繼發痛。而且痛的部位和程度也變幻莫測，十分詭異。有時是脖子痛，有時是肩膀痛，有時是腰痛，有時是全部淪陷，無一倖免…。有的痛是一直的痛，有的一動就是劇痛…。就像親友之間哪一個怎樣病倒，哪一個幾時掛掉，都無從捉摸，無可預知。不過，在我這些關節之間，左膝蓋算是痛的最老實明白。換句話說，就是一一直在痛；走動愈多就愈痛，愈難忍受。

我終於看了骨科醫生。檢查後證實是膝蓋退化，加上身體過重而磨損，導致疼痛。除了吃藥，醫生建議我要減肥，適當飲食，多做運動，把體重減下來；減輕膝蓋的負擔。可是因為不能走動太多，醫生建議最好做游泳鍛煉。

游泳？三十多年前，我從越南共產制度偷渡逃難，途中翻船。雖然大難不死活了下來。可是當年恐怖的記憶和惡夢卻一直揮之不去。多少年來我都不敢到海邊去，不敢游泳。甚至有時候在洗澡時突然想起而一陣驚駭。面對醫生的建議，我懷疑自己能否走出長年的陰影而猶豫不決，拖延了好一陣子。

可是膝蓋的痛確實是愈來愈嚴重，愈

難忍受，每走一步都痛楚不堪！

最後，好不容易，我鼓起勇氣，選了一個炎熱的夏天中午到社區的公共游泳池去。泳池裡有好幾個成人和小孩嘻嘻哈哈在游泳戲水，讓我感覺稍為安心。我戰戰兢兢下了泳池，盡量把頭抬起朝著太陽，感受晴朗溫暖的陽光和四週快樂的氣氛。這樣過了一會，我的心好像慢慢安定下來，慢慢地克服了恐懼。接著，我的手脚也開始慢慢的在水中撥動……。

我本來是會游泳的。可是當我撥動手脚，以為身體跟著浮動。意外的，我卻是往下沉！我想也許身體太重，浮不起來。於是，我移向水比較深的一端，用力撥動。經過好幾次努力，還是往下沉！最後我似乎明白，自己三十多年一直沒有到過水裡，雖然會游泳，可身體早就失去浮力，一時之間跟不會游泳的人幾乎沒有差別。我想，也許要經過一陣子重新鍛鍊，身體才能慢慢恢復浮力；恢復游泳的能力。

就這樣，按照醫生的建議，我至少一週三次，每次至少半小時鍛鍊。果然，大概一個月的時間，我游泳的能力逐漸恢復。半年下來，體重減了十多磅。我的關節——尤其左膝蓋的疼痛更明顯地減輕。當我正在慶幸自己減肥成功的時候，想不到……

有一天，我從媒體看到照片和報導：一個三歲的敘利亞小男孩名叫艾蘭·科迪，他和父母、哥哥乘船偷渡到希臘不幸翻船，遇難溺死。第二天他的屍體被海水沖到岸上，俯臥在土耳其的海邊。一個邊防人員把艾蘭·科迪的遺體抱起——可憐的小孩看上去是那末小那末輕。* 曾經也是難民的我看了不僅震驚難過，而且更悲憤填膺。（當年，中南半島偷渡的難民，同

樣因海難喪生的又何止萬計。這種歷史悲劇如今又慘酷地重演！）這些可憐的小孩不是應該跟世界上千千萬萬的小孩一樣快快樂樂地和家人在一起嗎？他們不是應該快快樂樂地玩耍遊戲，快快樂樂地上學，快快樂樂地長大的嗎？混蛋的大人們偏要戰爭殺戮，把他們的國家搞得像地獄一樣，搞得他們家破人亡。也有不少自私怯懦混蛋的大人們拒絕收容他們，見死不救。這些混蛋們不是也同樣有自己的小孩嗎？這些混蛋們的良心都到哪裡去了？

第二天，我照常去鍛鍊游泳。當我下到水裡，忽然間，艾蘭·科迪溺死的景象在我的腦袋裡一閃而現。剎那間，我從前翻船的記憶也猝然出現。我驚駭得手足失措；身體一下子變得很重，又像不會游泳般的下沉！我拼命爬出了泳池。那天我再不敢到水裡。

連續好幾天，我試圖把艾蘭·科迪的景象忘掉，繼續鍛鍊游泳。可是每當我鼓起勇氣，戰戰兢兢進到水裡，它總會在我的腦袋猝然出現，總會引起一陣驚駭，我的身體總會一下子變得像大石般的下沉。這樣又經過好幾天，我始終無法把艾蘭·科迪小小的輕輕的屍體從心裡抹掉。我實在無法繼續游泳。到最後，我只好放棄。

大概兩個月後，我的體重似乎又逐漸反彈增加。現在每走一步都覺得十分的沉重。本以為原來的關節痛——尤其是左膝蓋會逐漸惡化，意外的反而不覺得怎樣。奇怪的倒是心臟。它彷彿代替了左膝蓋。不知道為什麼，我每走一步它都痛一下。每走一步都痛一下，而且感覺似乎愈來愈嚴重。

加利福尼亞 10 月
艾蘭·科迪離世一週年

■張生祥

光的顯現

你始終沒有老去。年輪每一次的翻身，都會脫去陳舊而頑固的外衣。從此，你醒著。看著那些破敗的日子，被樹枝的顏色一次次更迭。一次又一次，返回黎明的路徑。這是與黑暗爭鬥的場影。像狼的爪子，被獵人槍傷。我必須為你的英勇，從土壤裡伸出石頭的堅定為你喝彩。

而這生命交叉的地方。無數條起死回生的路途，正衝向你懷抱。我知道，也有無數脆弱的生命，在等待那一刻的洶湧激烈的撞擊。讓他們得以再現於奇跡發生的顯現。

不要隱藏在最後的盔甲裡。不要讓那些黑暗，掠奪了美麗的夢境。你應該超越這光帶給你的明亮，去抹平坎坷的傷痕。

2016 年寄自福建

*艾蘭·科迪 (Aylan Kurdi)，3 歲，敘利亞庫德族男童。2015 年 9 月 2 日凌晨，為躲避戰火，艾蘭在爸爸帶領下，一家人乘坐一艘小船從土耳其博德魯姆半島駛往希臘科斯島，因船隻嚴重超載（15 名偷渡客擠上一艘只能限乘 4 人的小船）翻船溺亡，包括 5 個孩子在內的至少 12 人溺亡。而與他一同溺亡的還有他的母親和 5 歲的哥哥，只剩艾蘭·科迪的父親存活。2015 年 9 月 3 日，艾蘭·科迪的屍體被海水沖上岸，俯臥在土耳其沙灘上的照片震驚全世界，引起國際對歐洲移民危機和敘利亞內戰難民問題的注意。

■陳銘華

秋 決

天寒紅葉稀，枯藤老樹昏鴉，風急天高猿嘯哀，草木黃落兮雁南歸……這些古人的秋風、秋雨、秋心，這一個愁字，或許就是中國古代處決犯人一般都體貼地選在秋季的原因吧

我們這裡每四年十一月第一個星期一後的第一個星期二，也是一個秋決的大日子！雖然此決不同彼決，這“決定”的“決”有別於那“處決”的“決”，但萬頭攢動，人潮洶湧，眾云亦云地看熱鬧和投票的行為卻彷彿一模一樣

選誰或不選誰，選後在胸前貼上一張“我選了”的貼紙；行刑過後搶著拿饅頭沾上鮮血，然後給生病親人作藥引；加州獨立、選票重數種種……若干年後也不過成了傳奇或野史上的笑談而已

2016年11月8日

無 題 2 章

1.
肯定有什麼在靜靜生長，夜未央，夢已經徐徐綻放……慵懶的晨雨飄過窗前，渴望那樣長久的凝視。去年雪落時美得什麼也不想說

2.
風中的詩句，暫時無處安放的心，就當什麼也留不住吧。我是一尾無望的魚，注定要被遺忘於江湖

2016年9月4日

■姜華

向日葵

遼闊的鄉間，向日葵，高舉著受孕的胎盤奔跑。柔軟的陽光照在胚胎上，胎兒粒粒飽滿。挺著沉重的身子。向日葵，像一位足月的孕婦。向日葵，追趕陽光、接受季風和雨水的洗禮，頭頂一盤金黃的太陽誰在田間執燈，照耀萬物生長。

田野溫馨的令人窒息。一顆小草走攏來，同向日葵悄悄對話。周圍的鄰居，玉米、土豆、和高粱，都是些低調的植物。還有那些蝴蝶、蜜蜂和青蜓，把愛寫成勵志文章，發表在田野上。成長的季節，向日葵揚起頭來，聆聽骨頭拔節的聲音在風雨中，向日葵扶起周圍跌倒的兄弟，一起採集陽光、雨水和愛。低調、謙卑地生活，健康地快樂地成長。

在秋天，成熟的季節，它們一個個關閉自己的聲音，低下頭去。向日葵，流傳在土地上的行為藝術。一生都在追著太陽奔跑，故事密不透風。抬頭是一種姿態，彎腰，更需要一種修養。向日葵，不需要修辭，在鄉下，它就是一種普通的植物。陽光、青春、高貴，一塵不染。有信仰的人，不問出身。

柿 樹

站在地頭上的柿子樹，像一尊大地上雕塑。身上的葉子和果實，已在秋天出走。閑下來的柿樹，像一位老農，站在地頭上，深情地凝望腳下空寂下來的土地。

火熱的季節遠去，鳥雀聲遠去，子女們紛紛遠行。深秋裡柿子樹，

■魯蕙

彼岸花開

一旦打開情節，心就不會再平靜。確信你又醉了，在彼岸，站成一棵樹的模樣，讓柔情貼近我：“很想你，真的很想你。”避開憂傷，穿過七月流火，將最美的姿勢回歸最初。美好往往只能欣賞，所以，我們互為彼岸。

轉眼間盛夏已過，我在對岸有夢的地方，每晚透過清澈的月光，將自己取出放在湖邊，讓你的靈魂輕輕讀我並搖起三千燭火。“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你說這一切是為了我，香氣蔓延，熱愛淹沒今晚的夜色。

為何不能放下自己，隔著柵欄點頭讓你對滿霞光？總是懷揣多年的心病，反復纏繞最痛的那一部份。夏季已經被打濕，也許，總有一種聲音無法躲避，那就索性沉默吧。

一個時代的氣息紛紛逃離——

2016年寄自河南

站在田野裡。孤單、執著、無語。樹梢上，僅餘一枚柿子。燈籠一樣，把灰暗的田野照亮，給黑夜指路。裹緊身上衣裳，慢慢追憶生長的歡樂、痛苦，把懷念留給風去訴說。少時的伙伴、同窗、朋友和鄰居，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事件中，相繼離去。

伸向空中的手指，妄想抓住什麼。滿足或者內疚？苦難還是幸福？一棵垂暮的柿子樹，站在深秋裡，慈祥如佛。多像我逝去多年的父親。秋風正緊。捲起一片葉子，又一片葉子。像天書。

■徐金秋

神經內科

1

那些複雜的經緯，每個抒寫生命驕傲的板塊，其實是一個人最乾淨的國度，每天必須等著你，去認知和認領。那裡藏著太多的秘密。可以找到一條河流的溯源。有別人無法開啟神聖而高貴的生命密碼。能容下比世界更大的世界。分明有你一生取之不盡的智慧寶藏，怎麼走著走著，就迷失了呢！高房價、高股市、高科技、高度精神文明。那些紛繁複雜的快節奏，造訪高大上的謊言，如一群胡亂啃蝕的螻蟻，使你無法安放寧靜的精神家園？

2

一號，二號，三號……依次排列，穿上囚色的衣衫，和一隻手必須拷著網鏈條碼，多像精神的牢獄。沒有對錯，只有輕與重，生與死。每個號的產生，都是一次無奈的嘆息。無關貧富，無關貴賤。唯將自己交給一個號的代名詞，和一張床的晝夜。交給一堆藥物和時間，擠兌康復。呻吟。疼痛。昏迷。蒼白。沮喪。每個房間像塗抹暮色的症狀。靜待生命最嚴峻的審判。高血壓、糖尿病、血管梗塞、腦出血、腦膜炎、癲癇、精神分裂症……

3

房間暴滿，就用仁慈、理解、寬容和感同身受接濟。每條走廊退讓到最後的極限。他們都成為茂密的“黑森林”。白衣天使必須從這裡，先練習耐性，然後學會輕盈舞步。大門外排滿了更長的隊伍，每向前挪一步，以示向希望靠近一步。電

腦屏幕是廣闊的天空。名稱、性別、號碼、病症、藥物、病區，如同佈滿天空的星星。每顆都不得讓其錯亂，或隕落。只要星星還閃爍，明天就是晴天。配藥房的活性細胞，粒粒喘著粗氣。粒粒具有高尚的情操和遠大理想。聽由最高最嚴肅的指令，不停的發配、輸送。不分晝夜的追趕。經過流水，經過沙礫，經過黑暗。無時間雲淡風輕和高歌禮讚，必須百倍謹慎，萬般精神。分別去到各個領域，戰鬥、開拓、創新。如果接受、相容，就可成就一棵樹，乃至一片森林。

4

腦膜炎。四號。所有的目光盯過來，打著重重的問號。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孩！多麼不幸的遭遇！她的舌頭突然堵向致命的喉管，可能死神有眷顧之心吧，不忍看二十如花，又將之送回人間。“我要回去！”“我要回去！”她不知道自己從陰曹地府走了一遭，剛剛被拉了回來。三個月重症監護，終於轉向普通病房。三個月加起正好等於一季春光。春天已接近尾聲。窗外，來不及凋謝的花朵，仍然吐露明媚的情話。她坐在陽台看著外面發呆。

5

手腳靈便，皮膚紅潤，能吃能睡。他被表象迷惑了。那麼多年。那些與你最親近的，與你情志相吻合的，經常扣響你靈魂的，為你指引方向的，為你點燈的，你卻忘記或視而不見。一直在瞎折騰啊！泥沙擋住去路。污垢成疾。山河崩潰。它們坐在山頭哭泣哭出血來。這是當今典型而又常見的患者。腦血管疾病。醒來時，要麼恍然大悟。要麼難找回曾經那段美好的記憶。世界一片混沌。

6

最難掌控的是意識。有“意識流”的人都跑這裡來了。要麼昏睡幾日幾夜，喚不醒黎明。要麼吵鬧吼叫不止。要麼手腳不聽使喚。要麼呻吟顫抖。每個患者耍盡個性，彷彿再也不用看世俗的顏色和唾沫，再也不想跟風和被管束。要拿自己大段大段的抒情、放縱。打人也可以嗎？怪僻、顛倒、變異、癲狂、暴戾……曾經枝脈茂盛的山河。亂了。破碎。決定重整。搭橋、架接、疏通、縫合、另辟新徑。注入陽光、雨露，連同他們的微笑。

7

終於與身體有了一次談判。是談判，不是和解，再不能就此草草了事。身體是自己最遼闊最安全的疆域。要不，怎麼安放生命，安放靈魂？安放祖國？病毒佔領山頭，每天必與討伐。藥物都舉起兵器，專家拿出專治大亂的偏方，護士學會以柔克剛。要想徹底消滅，必須拿出疼痛、光陰、微笑、堅強，作陪。

8

無理由昏睡。十五天。一號患者。口腔、鼻腔、肛門、腦部等各個出口都插滿了連接線，保持每分每秒向生打探電話。腦出血、高血壓、糖尿病、高度驚嚇、暫時性休克、過度勞累……一次次排除、否定。一次次出發，尋找新的突破點。食物中毒：甲醛、瀝青、保鮮水、防腐劑、轉基因、地溝油、雞精、湯料……環境污染：霧霾、尾氣、煙囪、灰塵、污水……這是一場持久戰。從市場、商家、工廠、大地的每處角落開始；從一頭牛、一枚雞蛋、一粒糧食、一棵植物、一滴水開始。哪怕與之有一絲相關的，都值得懷疑、思考、警惕、攻克。

2016年寄自湖北

■向明

那上面

那上面
有牛頭馬面
和不少的人蛆

那上面
有風雪雷電
和亂流及滾石

那上面
有人在高唱聖歌
有狗在狂吠救世主

那上面
有水泥鋼骨的天花板
阻擋膽小如我者攀爬上去

2016/11/14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世賓

借著他的那張嘴……

如果你要捕捉到它，不是用牢籠
也不能依靠人多勢眾
只能用心——用一顆撲通撲通跳動的心
源於欣喜，也可能源於恐懼

它輕飄飄地出現，又很快消失
如棉如絮，如霧如風
有時，它又像刀劍像箭矢
寒光閃爍，血雨腥風

借著他的那張嘴：它向人心的深處
釘釘子，麻醉與甜蜜
破碎的山河錦繡如花
往東的風忽然改西
被狗吃掉的良心出現在報紙上
一段消逝的愛情起死回生

呵，呵，它只是隨人揉捏的娼妓
怎能寄希望於它的堅貞
它的热情、柔軟和狂暴
都委身於那個那個無所不能的君王

對於真實，我更信任這雙手
縱橫的紋路、體溫和起伏的脈動
唯有這身體，更確切地
傳達著忍耐和對生活的愛意

2015 年的自畫像

（這一年剛剛到來，寧靜降臨了我）

我那混跡於人群的五官清晰起來
它們更加柔和，保持著謙遜
曾經沉溺遊戲的熱情——
歡宴、嬉鬧、爭奪、愛情

■于中

落葉

也不完全是歲月的錯

老花了的
樹木
仍愛踏著
秋風
破碎的腳步
去尋找和翻閱
那一幀幀
泛黃的
照片

9/22/16 寫於休士頓市

我把它們還給了世間

過去多麼畏懼。而現在，我愛上了孤獨
我的雙手，愛上了勞作
在這張紅木書桌上，寫下遠方的詩篇

像所有人一樣，我還要忍耐著：
灰霾的空氣；被扼住的喉嚨
但在黑暗中，筆下的文字正在開掘
那一道光，比黑暗更加廣大

這裡安放著我的肉身，我將比過去
更愛這山川，這林木
那並不完美的你。我已學會了寬宥
默認了月亮在夜裡的殘缺
那激昂的青春和愛情的動章
我將饋贈給年輕的陌生人

這一年剛剛到來，借著寫下的文字
我的臉龐從眾多的面孔中
顯露出來——那世界的光降臨了

2015年寄自廣州

■桑克

饒舌歌

哦，當然。
我不是主人。誰說我是主人？
街角接骨木說的？它知道什麼？
我從來不是主人，我從來
不發號施令，即使對路燈。
它熄滅，我不敢叫它發出光量。

哦，光量。
我一天到晚幹這幹那，但我的
確不是僕人。誰說我是僕人？
街角接骨木忙著開白花，
根本顧不上傳謠。而我
不過是奴隸，雖然我幹這幹那。

哦，奴隸。
必須幹這幹那。我心不甘，
情不願。主人洞悉我的拖延，
所以它派皮鞭和我交談，
所以它派鎖鏈和我聊天。
必須幹這幹那，這多麼討厭！

哦，討厭。
區別僕人與奴隸的差異
一點都不新鮮，反而滑稽。
家庭教師發明一個新詞：
奴僕。她把我僅有的一點尊嚴
也給毀了。奴隸不是僕人！

麵條店遇雨

剛剛在麵條店落座，
熱國剎時更換了主人！
暴雨鋪天蓋地，街道
轉眼變身洶湧的河渠！

吃罷面條，暴雨仍未
停歇，遠客的電話

催逼我和妻子出門，
陽傘只能遮住一個人。

店西低地蓄滿積水，
雖是支流身份，但比
主流更深。摩托車
慌忙拐進高大的拱門。

烤肉的鐵槽吸收著
水氣，牢騷以及議論。
東岸距此還有兩公里，
麵條店也沒有北門。

這是兩面環水的孤島
或者半島，我倆沒法
逃脫雨與水的合圍。
躲回店吧，等待良辰。

雨漸漸衰微，我倆
重又出門。河流
依然洶湧，巴士依然
在水中轉動著渦輪。

下水道全都不見！
店東公園開著北門，
穿過即可繞過河渠，
但把門公雞惡語惡聲！

我倆回轉店西涉水，
沒膝的河流腥臭不堪。
這等自然的福份啊，
與我分享的還有誰人？

忽然已到夏日……

忽然已到夏日晚宴。
他是獨裁者，但並不妨礙他偉大。
因為他統治的國家裡沒有一個人
甚至生命。它只有石頭
石頭，有時稱作星辰，使我們
永如暗夜之史欠出一絲鐵釘尖兒似的光亮。
就連這也沒甚意思。

2016年寄自哈爾濱

■老哈

泊車

去沃爾瑪超級商場
車在停車廣場上
轉了好幾個圈才找到
一個泊車的位置

商場的南北二門
距離自己所處的位置
幾乎是同等的遠近
這是下車後才意識到的

從哪一道門進
並無關緊要
最後都可以繞到
另一道門出來

人生中的情形
卻與此截然不同
有那麼一天
你會偶然發現

當年自己毫不在意
似乎無關緊要的一個行為
竟然導致幾十年後
回歸無門

秋 葉

金燦燦地緩緩飄落
一陣風吹過後
已不知去向
靜寂的枯枝上
飛來了一隻小鳥
隻身孤影的你
等待著什麼

■馮晏

鏡子

鏡子裡的我，靜默裡有鐵路
左腦醒來一隻花豹，
漂浮在森林。

我流亡的精神，
在玻璃杯河邊飲水。
孤獨是一只斧頭，
砍掉真相，我的詩句像一道縫合的疤。

肺裡，我吸入青花水印，
腎裡的宇宙有幾顆隕石飛行。

鏡子裡的我剛穿過夢中瀑布，
幽閉在觀望。
眼睛和嘴唇，是爬到岸上滑動的海豚。

牛角梳，我的右手清晨牽著西域的
牛……。
我與空氣日漸成為一種急救關係，
就像糧食和難民。

鏡子裡的我是精細的，
她聽到生活發出撕紙的刺耳聲。

然而，粗糙是一種誘惑，始終都是。

阿赫瑪托娃的廚房

你故居的牆壁，列寧格勒
應該倒掛，向你致歉
陽光與記憶，在此彷彿仇人
廚房，猶如一枚書簽夾在暗處
爐子上，油漬略有倖存
米香已散盡，器皿早已失音

指紋和唇印——你的真影像
已進入牆體——豆綠色塗料內部
靜水倒映明月——你的新空間

木門左側，一枚黃色銅盤
面向西方，磨損之光猶如落日
鐵鍋上幾道劃痕，問號黏著
《安魂曲》中，每個字都有淪陷
涅瓦河，深淵，以及麵包

一只磨砂陶碗，裂紋蔓延
血液浸入陶土，你親近過的
器皿，都與安逸相背
地板，你的沙漠駱駝，一度
馱著糧倉和五音，留戀日子

煎蛋器，三枚月亮陷入黑色鐵盤
早餐，兩個蘭花瓷碟
在木櫃上展翅，其中一個
是兒子所用嗎？時間磨黑了
櫃面，露出逃亡的木頭
煙灰缸、鹽罐、搗蒜棒
這些傷心勇士，蹲在原處何時能改變，
犯錯的監獄關押著對的人，痛的心

那個老式爐灶，沉寂著
身穿白色瓷磚，黑色鐵門
鎖住了火焰，猶如生活
壓沉了你的一首詩、一個詞
你在時間上死去，詞語下活著

每晚，星光從窗口探進廚房
幾件餐具底部的黑點
掩蓋著一些事。你何止不快
墓碑佇立在監獄旁
曾經排隊 300 小時探望的人
已被處決。你還想探望誰？

2016 年寄自哈爾濱

■位娟

我夢見了月亮
在天上踽踽而行
星辰垂死的天空
海灘上沙的金光

我夢到了月亮

我遇到了你，在屋頂上
天狗咬疼了你
在枯草無盡的荒野
我尋找你殘缺的心臟
海灘上沙的金光

那是一個巨大的死亡
在庭院的後方，野狼嚎叫
對著古舊的月亮
海灘上沙的金光

你在哪裡隱藏？
在天空宏偉的婚床
一個古舊的月亮
消失在灰暗的教堂

我對著大海呼喚
大海掀起古老的墳場
星星在波濤上暴動
那是一個遙遠的時辰
你被擁為夜空的新娘
我的古舊的月亮
海灘上沙的金光

傳染

烈日下
玉米葉玻璃般發光
好像赤裸的
愛的亮光
照臨槐蔭覆蓋的村莊
可再一看
有一些牽拉著頭
還微微顫抖
而且
越瞧越多
彷彿瘟疫患者
這裡咳著
那裡喘著

■張耳

短短詩

*

離海最遠的
政客在電視裡吼叫
高原沙漠上十字架默默林立
月該圓還是圓

*

躺在夏天的床上
乾燥地聽窗外大雨
有人咳嗽了一聲
心裡真安靜

*

他們家不離婚
我們家也不離婚
不離婚有不離婚的有意思
不離婚有不離婚的沒有意思

*

起飛和降落時
一定要繫緊安全帶
途中呢？
依賴慣性沒什麼不妥吧

*

當年五台山算命師傅說
我會飛。窗外
達拉斯郊區像顯微鏡下
胃腸道迴旋的指狀絨毛上皮

*

更高的地方
一架飛機
向相反的方向飛行

*

接近地面的時候
夕陽西下

■夏子

在晚風中

有人厭惡擁擠
就有人被迫愛好和平

白日吞下所有的不幸
黑夜吞下擁擠的和平

戰爭的倖存者製造我們
我們製造另一種戰爭

孩子們
請預支我的遺言
在晚風中

那些巴別廢墟中騷動的築牆者
誰也煨不暖誰的秋天

沒有其他飛行器，除了浮雲
輕輕捂住曼哈頓黃金！

*

你不再。所有思念
歸我一人了。

*

句號。人走光了
戲散了
我們回到原點

*

蔥越燙越翠
麵越煮越軟
加點香油醋
夜傾向愛和湯碗

■王妍丁

中秋，沒有郵走的信

天上人間，心裡常這樣翻滾
五味、六味，不知天上有沒有這些
補氣補血的藥丸
月亮又圓了，像那個人夢中的臉
總之，有夢也是好的

在海邊弄濕了心境，只好目光向上
仰了又仰
雪白的浪，是我內心不曾傾吐的熱烈
我習慣了這樣
像現在這樣，月色晶瑩，一言不發

我知道你緊緊跟著我，目光，臉，
手，氣息
這些海風和時光都帶不走的
距離
在無數殘缺的日子，我用它縫補委屈
和襪子上的漏洞

一切都還是，變化無常
只有楓樹還是從前的樣子——
拒絕妥協，拒絕與破壞和解
抱歉，也許不該綴上這句
讓整個郵路，變得擁堵

說些快樂的事情吧
畢竟我們還得頑強地活著
像今晚這樣賞月看花，關心一串
葡萄的價格
並不時在心裡約會一下
被漠視已久的
靈魂

■ 嚴力

這天下午

這天下午
兩小時吊兒郎當的時間
出現在我身上
接著又是一個多小時的
吊兒郎當激怒了我
我充當起馬戲團馴獸師的角色
讓它們學會了平衡木和鑽火圈
最後在椅子上坐下來的姿勢
像我在社交時一般紳士
然後就散場了

每天都會有一些時間
在我這裡進修人的專業

神 奇

不把鳥關起來
就能把鳥叫聲關進籠子裡
這種怪異的事情
已在很多個朝代發生過
儘管如此神奇
但還是沒搞清楚
集權與上帝的無所不能
並沒有繼承關係
同時更不知道
很多叫聲不是鳥
而是籠子發出來的

神 奇 (2)

不把鳥關起來
就能把鳥鳴關進籠子裡
是因為那裡的人都知道
活下去比真唱和假唱
都更加必要

■ 余問耕

水雨綠葉

綠葉的心事到底
是水還是雨
才能知道

一直打聽的風似乎
還沒有得到答案

我呢

正試著解碼
那淙淙流水
點點滴滴的雨
一圈圈漣漪中互傳的
秘密

2016年寄自越南

雪

雪在低溫中享受存在
溫度上升之後
依然享受於自己的水中

忙

既然每天忙於同樣的事物
就沒必要計較時間的先後
這些事物也不會計較是誰在忙
只要有人在忙
你就是其中之一
這就是為何我能同時領悟
化石中可見的痕跡和
痕跡沒有成為化石的你我他

■ 遠在遠方

荒 城

孔雀河流到此，空留下一個
比羽毛更空的名字
浩瀚的湖水，已乾涸為一片
廣袤的鹽池

那些高聳的土堆，人說曾是
古代的驛站和烽燧
黃沙蔽日！這一片死亡之海
埋葬了多少織錦木簡
如今，只有門柱上殘留的點點朱漆，
還在模糊中講述
當年的繁華舊事

遠處的高丘上，靜靜聳立著一株株枯木
那是被沙石埋葬的一場場日落
及歲月芳華。虛渺的魂靈，已隨胡麻細枝
攀升至了別處

煙雲、雨水、流沙
多像一座城池，或是一個人的命運
不牢根基，在季節的風裏遷徙無定，
最終走向
衰亡和枯竭。只有胡楊不死
不枯、不朽，亦不重生

今夜，斜陽似鐵，夜色浩蕩
蘆葦和紅柳似乎也重新萌發
仔細聆聽，你還會聽見風裏一陣陣
清脆的鈴音，彷彿一支西域商隊，滿
載閃亮的絲綢和珠寶
緩緩消逝於天際

那位牧羊姑娘，是否依然
披著修長的卷髮
立於青草葳蕤的山崗
迷人的眼神，湧動著無邊的湖水

千年以後，是誰
深陷於此刻，一片
淡藍色的月光和憂鬱？

■楊河山

關於四十年前一列火車的零星記憶

在漆黑的夜晚，一座火車小站
經常會有火車經過。那是桑家站，松嫩平原上一個小村莊。
茅草房的油燈快要燃盡，而牆面上糊的舊報紙，
仍然傳送著過去某一時刻發生的消息。
這時，火車來了，似乎十分沉重而緩慢。
它發出老牛一般的鳴叫聲，“嗚——嗚——”
我將耳朵緊貼在炕沿上，似乎這就是鐵軌，
我聽見了火車“沙沙”的腳步聲，
像一封信，或某種暗示，從夜的深處傳來，
或者從另一個世界傳來。哪裡是
它的起點？而哪裡又是它的終點？
哦，火車來了，我躺在火炕上，眼前似乎出現了
它疲憊的身影，帶著風聲，裹挾著
白色的蒸氣，停靠在我的面前，長長的髮辮，
在平原上高高豎起，十個大紅轆轤
發出“況且況且”的聲音，像一件巨大而又神秘的樂器。
我似乎看見，許多面容晦暗的人昏昏欲睡，
並不知道前程，他們只是在行進。
此刻，我似乎也與他們坐在一起，睡覺或者等待，
我們一起奔赴另一個未知的世界。

2013-10-18

聽鋼琴曲〈野蜂飛舞〉

這些黃色的野蜂
此刻就在附近的什麼地方飛舞，翅膀振動，
發出汽車拉力賽的聲音。這些手指觸碰琴鍵而驚起的野蜂，
或音樂中的，圍繞著你的耳朵你的臉飛舞，
令人想像某個你根本不願意接觸的世界。
是的，手指觸摸了琴鍵，野蜂飛舞，
這音樂奇妙的象形能力讓人驚嘆。
但這仍然是你根本不願意接觸的世界，
每一隻黃色野蜂，黑色的五線譜符號，
空中飛舞划出美妙的弧線，每一個都可能帶來
致命的一刺。或者它們將漸漸遠離，
危機暫時得以解除，如同一個不斷鬆開的
環繞的線團。

2016、9、7

■高岸

林中小路

當我在森林中迷失的時候
彷彿是神的指引
讓我踏上一條小路
一株白色百合靜靜地站立路旁
彷彿像我一樣迷失
彷彿是上天特意按排在這裡等我
形單影只的白色百合
一束斜陽透過樹枝
將她的身影投在草地上
我向她走近
聞到一股淡淡的芬芳
在她的跟前
我俯下身去
被她潔白的花瓣吸引
那潔白像彎曲的大海
在秋光中蕩漾著波浪
彷彿是純潔的心跳
那是從根上生長出來的潔白
沒有被時光污染
整個下午的林子因為這潔白安靜下來

昨夜彷彿有一場風雨
在花瓣邊緣上留有一個雨滴
彷彿一滴淚痕
她一定經歷過一番驚恐和慌亂
在黑暗中顯露出柔弱和疲憊
但堅強讓她熬過了黑夜
此刻陽光使她顯得格外明亮

白色百合純潔的意象啊
多像我苦苦尋找的精靈！
像我永恆的歸宿

2016年10月多倫多

巴蜀地險，民風凶悍。子雲相如，雄文迭出。自新時期以來，中國詩壇重鎮，非重慶莫屬。近十餘年，重慶詩壇似略有式微，“紅粉兵團”異軍突起，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定程度屏蔽了重慶詩的先鋒性，致使世人但知有紅粉，不知有猛士。今徵得《新大陸》詩刊同意，專版推出重慶詩壇五位先鋒詩人詩作。意在矯枉，也向世人宣告，中國當代詩的先鋒性，捨巴蜀而其誰？

——燕刀三

■燕刀三

現在北碚某文化部門工作，職業賣書人、文學編輯。寫有小說《刀之門》、《刀隱者》、《刀春秋》，詩、隨筆、散論若干。與詩友創建“異象詩派”，創辦《異象詩刊》。

大 鳥

大鳥曾經來過
蘸濕十月的盛大和幽香
在停留的天幕
狠狠撕開一道深坑
這突兀的降臨
這淬毒的飛
沒有任何徵兆
以雷霆一瞬的速度
收盡風花雪月
還有淚滴
這冰冷徹骨的扇動
正是高高舉起的火炭
隱忍著
亢奮著
要燃燒大地破碎的飾物

大地因此漆黑
像深埋在灰燼底層的鳳凰
被喝光了鮮血的陽光漆黑
一切都漆黑

大鳥摧枯拉朽的注視
在閃擊中直抵我的軟骨
我偶然聽到
一些事物的死去
而一些在生長
——死去的繼續死去
生長的繼續生長

大鳥曾經來過
大鳥消失很久了
留下這無窮無盡的神秘
肥沃神秘的深坑
無數植物
綻放著鮮艷而奇異的
思想

大鳥已真的飛走了
哪顆頭顱
是它停留的天幕
哪條道路
是它歸隱的巢
或哪粒微響

關於奔跑

我擅長奔跑
這並非眾所周知的事情
我渴望閃電的追擊
一道是金色的
一道是銀色的
一道是黑色的
我是地獄
我是異物
我是穿透瞳孔的針
我是唯一敢抓住閃電
又拒絕閃電的野獸
我跑出我的身體
跑在我思想的前面
像一團
剛出爐的火球

無所安放

一隻失憶的鬼
無視死亡規則
保持著稍縱即逝的潔白
想證明什麼

反轉塵世的過程
無疑是艱難的
這是不是足以證明
關於靈魂
死後也無所安放

可是生者更甚
他們頭腦清醒的痛苦
像彈片佔據眼球
像仇恨
燃燒無盡

■姚彬

1972年生，重慶涪陵人。出版詩集《重慶，3點零6分》、《逍遙令》、《姚彬詩選》、《長短句》。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重慶文學院簽約作家。現為某媒體地產部負責人。

神 1

此刻，我感到無比榮耀
鮮花在我身旁精確地開放
鳥兒的聲音像沙漏被漏掉
又一聲一聲地回到樹上
一釐米計算好的陽光
一釐米完好的清晨

還應該到來的是精緻的微笑
小心翼翼地掛在死者的臉上

此刻，我應該赤身躺下
懷抱寂寞，成為你的作品

神 2

讓我孤苦伶仃吧
讓我心灰意冷吧
讓我萬劫不復吧

如果你是神
做我看

證明活著的最好方式

他不停地把室內的東西往外拋
鞋子、衣服、書籍、香煙、打火機
一個上午
他沒拋掉一件女性的東西
就連妻子破爛的內衣，很舊的靴子
那條很髒的圍裙，異常顯眼地掛在客廳

他已單身多年

■王琪博

1965年出生於四川達縣，1983年進入重慶大學，大學期間開始詩創作。出版詩集《大系語》，詩畫集《愛情的家鄉在春天》，以及長篇小說《我傳》。

牢門積雪

世上最高的牢房
是11月26日天堂挖進人間的地窖

當政權和我發生摩擦時
我選擇了遠離專政的心臟最大限度地
繞道而行
在一個絕對生存的高度懷揣一顆聖潔的心
把自己繞進了雪域的牢房

雪花裹夾蒼天冷酷的判決飄越鐵窗
漫過僵硬的水泥床板
滴落在心尖的花瓣上
在這個萬物凋零的蕭瑟時節

天堂的地獄遠遠低於人類生存的平面

從人間漏進的風聲
可隨意把雪花吹成舞蹈
把水吹成冰
把自由吹成渴望
把每位公民吹成有被收審的義務
正午的陽光是上蒼灑向人間最近的愛

一頭扎進雪花的被窩
傍晚來臨所有陽光都躲在積雪中沉沉睡去
為了不變成一塊凍肉
我們連夜跑步清晨還在原地
28日黃昏我好想媽媽
童年堆砌的雪人
因牽掛被風雪壓彎的庭院
媽媽那雙讓人心痛的眼像窗外茫茫無助的雪原
順著冰山之尖上了天

12月29日下午雪花依舊順著陽光靜靜滑落
我被兩位忠誠的便衣
押著從拉薩向下飛去成都
後來的日子我無數次回頭往上看
似乎再也沒看見那扇生鏽的鐵門
卻清晰地看見被積雪所擁護的拉薩市第一看守所

四季才

1.
風吹 水草動
露珠點著鮮花的芳名
一群小鳥排著初戀的表情
從懶睡的午後
飛向童年每一個哭泣的下午
我看見爺爺的煙袋冒著故里的炊煙
這無比淺薄的三月、四月
總是才讓我進入
就陷入結局之中

2.
熱情再高就著火了
心在遠方必然狂賭思念
回頭是一杯不省人事的酒
抽身出來還可虛度光陰
琪爺，少出門呵！
你的智力不足以應付當下世道
零落幾位好友住於東、西、南、北
閑來幾場地主鬥死祖上幾位出息之人
輸了身家性命 贏了歷史的談笑

3.
每一片落葉讓每一枚果實出盡風頭
在風中抱成團打著旋
落入自己的圈套
下得半山坡來到清風旁
誰家的妹妹身著金黃的衣裳
望著母親墳頭瘋長一季的野草
前年是我活不過來的一年
最完美的一年是我埋葬了糧食
黃土埋葬了我的那一年

4.
雪入藥 解渴
往日的同志走著革命的道路
一位少年隻身深入牢房
此時已有了無邊尖刻悲涼的遙遠
家書一封 淚痕幾滴
母親躺在祖母身邊
在地下過著另一番婆媳的日子
風從北方吹來
我倚東門向西而歌

重慶棒棒

蜿蜒的石梯繫著靠岸的碼頭
盤山路一匝匝捆在城市的腰上
被山頂城市的肩挑起
我們沒有寒暑 這裡不分晝夜
從角落、地下室探出頭來
穿著補丁 擔著老幼的生計
握著世上最長、最粗的筆

霧裡起 汗中落
處處寫下為人擔負重擔的段落
餓了一碗素麵 半碗河湯
晒了枕著一根棒 就著兩股繩
心酸了抬頭望著遠方不明方向的家鄉
閒暇時用人間最認真的手數著世上最
零的零錢
一旦站著就鋼筋鐵骨
就能抬起城市上漲的速度
就能挑起一家的生計
活像一根根筆直的棒棒
大街小巷都認識你
重擔都知道喊你的名字
喂；棒棒！
哦；來了！

■楊見

苗族，已出版詩集《火症》、《三隻雁飛過》、《用骨頭說話》等多部。2002、2015年兩獲重慶市少數民族文學獎，2008年獲重慶市首批“青年文化人才”稱號，資深媒體人，資深極限越野玩家，美食美文專欄作家，攝影記者，現居重慶。

狗追著影子不肯離去

太陽當空
院子裡到處烙下影子
或東或西
這是不變的變化
從朝霞漫天到皓月當空
影子隨處可見
卻來路不明
影子怕暴曬
因而白晝和黑夜分明
太陽和月亮也不能同時登場
雪峰什麼也不怕
矗立在那裡
在黑夜保持著神秘
在白晝保持著威嚴

院子裡老化的棗樹
用一身造化影子

不知從何時起
一隻狗在裡面敞開睡眠
要賦予棗樹新的意義
上午睡西邊
下午睡東邊
在院子裡追著棗樹的影子
整個夏天都不肯離去

灌木林

正陽那邊的灌木林
我穿著巫的外套
就能像一滴水那樣
浸入它的深處
我可以像一棵樹
整個中午都生長在那裡
像少年那樣
周身青枝綠葉
也可以像高僧大德
在那裡圓寂
還可以像浪跡天涯的遊子
在那裡落葉歸根
那裡的花開
卻像我的離開一樣
無比地長久
那裡的果實
一律面向天空
充滿解不開秘密

天靈靈

你一憂傷
桃花就會破碎在風裡
你一哭泣
金色就會在冰雪上忘卻
我的骨髓裡睡著群巫
找個關鍵時刻
連滾帶爬地帶著舌尖扭動
領著疲倦長眠
我的天靈靈
我的地靈靈

■徐鄉愁

上世紀六十年代生於四川，2003年與詩友創建“垃圾派”，並主編民刊《垃圾派》。有詩集《徐鄉愁的詩》《每況愈下》；詩論文章〈垃圾派詩人作品點評系列〉〈習大大不該召開文藝座談〉等。為了彰顯人格的獨立和寫作的自由，已經自動退出重慶市作家協會。

雲橫秦嶺家何在

當年你這一走
怕是再也回不來了
就像唐朝離開了我們
再也回不去一樣
從長安到嶺南
從中央到地方
那些冒死進諫的人
那些妄議朝政的人
那些跟宮廷詩不押韻的人
那些企圖破壞封建主義
核心價值觀的人
都統統回不來了
回不來的還有盛唐氣象
和千年的等待

如今秦嶺的雲都散了
藍關的雪也化了
皇帝大赦了天下
古道貫通了高速
且被評為唐宋八大家
你還是回不來了
現在長安已改叫了西安
天子也改稱了國家主席
昔日你抒情言志的地方
也早已被人民共和
你和長安之間
隔了整整五個朝代
而我們和你之間
只隔了一首七律

食物鏈

人活著就要吃糧食
而糧食吃的是莊稼

莊稼吃的是土地
土地想肥沃就張開嘴巴
美美的吮吸著糞便
我們最高貴
處於食物鏈的頂端

在我們和糞便之間
如果糧食被老鼠糟蹋了
莊稼被季節耽誤了
土地被政府徵用了
人類為了繼續活著
就直接去搶屎吃

乞丐或飢民去要飯
要的是一碗屎
鄰里之間的糾紛
爭的是一坨屎
發工資發的是屎
搞經濟搞的是屎
官員們公款吃喝
吃的也都是一桌子的屎

不知道那可愛的屎
能不能存入銀行
能不能買官賣官
但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
屎將被政府壟斷
老百姓將成為
公僕們斂財的肛門

一個農民的故事

從前
有一個農民老想死
他覺得死亡是通向
幸福的唯一途徑
但經過多種努力未果

他想觸電
活了幾十歲的他
已經停了幾十年的電
他又去喝農藥
這年頭什麼都有假
只有假牙才是真
接著他又用刀子捅

用鐮刀割用鐵錘砸
看臉膛發青嘴唇發紫
哪還有什麼鮮血可流
直到後來才明白
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有困難得找政府
有冤情得靠法律

於是
在政府的殷切關懷下
在法律的無償援助下
森林被毀大樓被炸
政府說是他幹的
倉庫被盜銀行被搶
法律也說是他幹的
貪污受賄挪用截留
大家都說是他幹的
終於，農民被抓起來了
被幸福地抓起來了
數罪並罰立即槍決
眼看夢想快要實現了
農民激動得不不住的
在牢房裡練習頭點地

按照國家的扶貧政策
子彈費政府出一點
村委會再出一點
剩下的則由死者自籌
農民傾其所有
要了最便宜的一顆
不知是宰人的行業太壟斷
還是求死的人群太多
那子彈被多次倒賣以後
從幾十元炒到幾百
又從幾百炒到幾千
最後落到農民頭上時
得用幾頭肥豬去抵押

現在
農民只有趴在窗口
眼巴巴地看著
這個欣欣向榮的國家
和蒸蒸日上的時代
但幸福是屬於他們的
我們連死亡也沒有

■ 葉在飛 我見過女人身上 那沒有盡頭的美

哇！你太美了
美得都有點玄了
你已經一絲不掛
可我還是忍不住
在你身上尋找
看看還有什麼
可以再脫

一個落魄書生的週日下午

午時
茶已擺好
破壺裡只有三片茶葉
書生盤膝靜坐
邊喝邊等

輕風吹起了桌上的信紙
窗外有蟬在叫夏
貓兒路過窗口
樓上嬰兒斷續啼哭

書生在等待
真正可令自己
震動的事件，或瞬間

一行螞蟻爬上發黃的牆壁
汗水滴在茶壺的左邊
水管內有水在喘奔
杜甫在空中顯像吟〈兵車行〉

書生依然平靜
繼續等待

書架上的十部書名排成了一首詩
天人關係.....

突然，有人拍門
房東隔門大罵：
今天再不交租，就給我滾蛋

書生一直平穩的身子
猛然抽動了一下

■李國七

蝴蝶藍的小花

半島家裡蝴蝶藍的小花都綻放了嗎
記憶裡的小花是蝴蝶輕巧的翅膀
累了借用我家院子的籬笆喘息、休息
添加一抹美的意境
食材的顏色、味道與養料

我想告訴你的不僅僅是綻放的蝴蝶藍小花
而是我應該擁有卻背棄的生活方式
不錯生活方式是自我選項類似自我放逐的浪旅生態

放棄在土生土長的土地上長大然後老去
可惜我……選項是尋找夢中的橄欖樹
每一次走進浴室洗澡更衣一定看到滿溢猶豫的臉龐

肯定不是後悔都活這些年了無所謂後悔不後悔

就像臉上的皺紋要說後悔皺紋都寫上了
更非愛情愛情的存在已經超越江南一場梅雨的侵襲

到了冬天更是寂寞在唱歌
唱那些我遺失、錯過或趕不上的盛宴

半島家裡蝴蝶藍的小花都綻放了嗎
若是借助花瓣的輕巧我是回到少年的遺憾
當年家貧沒有太多機會
換了我的丞永是有一定的機會
這些年我勤於賺取的金錢和落力的儲蓄
難道不是為了我的丞永嗎？

記憶裡的蝴蝶藍小花一叢一叢的圍繞
一叢一叢的全是記憶的眼睛
我在意的我不在乎的
快樂的悲傷的餒喪的雀躍的
到了今天只剩不能在意在乎
惟有高歌踏步往前疾走
在生命沒有轉向虛無之前
好好的活出自己活像自己

檸檬

檸檬酸嗎？酸的是我的記憶。

“這麼形容，行不？”我問木木。
木木集中精神，噢不，不是為了回答我
而是網遊，他幾乎永遠的網遊
我撿起自己未完成的詩句

“檸檬，或者是一種形態，或者，生態——”

酸的，就像近期紛紛協助調查的官員們
一家三口作為核心，加雙方家長、小三小蜜

比如我的朋友小王，他說：“新的女人，肯定是有的

男人，沒有女人是不行的。”

女人，也是禍水、禍根

一旦出事，一串幾十口受到波及

人民是高興了、滿意了

弄倒一撥人，成就一眾新貴

一介草民，依然是看熱鬧的人

畢竟觀眾，永遠不是演員

這是中國，當然半島與島

調查結果往往無聲無息

太上皇還是太上皇

老了不休

皇后還是皇后

一樣名牌包閃亮的戒指

大家不想打破現有格局

或者，古國有古國的方式

低調、潛伏、候機

這麼一來，就是長時間的潛伏

畢竟，幾百年文化積累了

應該有的早已擁有

應該學習的早已骨灰級專家

我的朋友們異口同聲說：

“真正的問題沒有解決

再這樣下去，沒辦法活了！”

辦企業的，一週一次自我批評

紀委研判的那些事勢必遵守

一代一代、一朝一朝延續下去的

已成古國狀態

■吳懷楚

感情黃昏的獨白

把浸泡在清潔劑裡多時的感情
輕輕提起搓揉洗滌

拭目兩情

十一個馬拉松式的諒解

風雨飄搖 春秋虛度

遺憾垢跡仍在

歲月搖頭

無奈嘆息不值

浪漫既往絢麗卻已然褪色

思量重拾

是否

還要盲目再來一次 多情無謂

甘心守候那個遙不可及的奇蹟

轉機露現

2016年寄自丹佛

有人說是一場運動，古國嘛

運動是必須的

洗牌、換將

13億人口紛紛等著上位

古國接近我的生活但又遠離我的關懷

我只是關心我的馬來西亞

至少，護照這麼寫就——馬來西亞公民

是洗牌、是換將

還是洗來洗去

還是舊時王謝

我是馬來西亞來的

自從國與國開始劃線

不容置疑不能擺脫

我——說是順水勢而去

過份嗎？

就像木木強調的：

“檸檬就是檸檬

橘子是橘子。”

■遠方

思 念

平靜的水面
甚至連歲月的褶皺
都被刪除了

風，還有落葉
請等一等
不要驚動他

可以俯視
那些色彩的轟轟烈烈
那些意念的斑斑駁駁
你，不用驚訝

這是曾經的火山口
理性的雨水
用耐心
清洗，並安撫了
遠古的傷痛

於是思念
變得可以憧憬
從那一刻起

啟明星

一夜沒睡
等你
我們有約

無關宿命
只是相信你的承諾
一如飛彈乾脆
穿透古今

直面世俗的狙擊

■謝勳

山中品茗

山浪中
鳥鳴
流水聲
唱和著
落花的音符

盤坐
落地窗前
細數油桐花
紛紛飄墜
一片白雪

靜候
壺中條索狀
濃縮的歲月印記
一一在沸水中
甦醒

茶葉舞出
亮紅的心情
溫暖
一盞盞午後
淨空的甘醇

拋開一路的因果因緣
終於趕在黎明前哨
遭遇你熠熠睿智的目光

都準備好了
深情的注目禮後
你轉身的方向
有紅日冉冉噴薄

■老井

知道戀愛的大炭

張開口，就能釋放出體內攜帶的陽光
將黧黑的地心照亮，井鼠在這裡跑得飛快
時間在這裡走的緩慢
岩體表面沾滿了鋼鐵的理想
轟轟隆隆的皮帶機開得肆無忌憚

我目光中的微風，掠起了細小的塵埃
每個塵埃中都端坐著一個面孔
地心太古老，自己太年輕
在這百年老礦中我不敢隨便行走
多害怕踩到一地睜大的眼睛
更害怕踩到那些能夠喊出我姓名的塵埃

已經幹了五個小時才挖出小半個月亮
遍體煤粉的我
猶如一塊只知道戀愛和進食的大炭
面對擴散到自己心中的粼粼波紋
我像一個孤島站在大海中不知所措

井 筒

像老家的木桶，埋在大地的肌體中
一幅宇宙無底的黑洞
兩只鋼鐵的大罐是兩把沉重的水舀
來回舀著地心的黑暗和曠古的感嘆
桶壁上擊滿的洞穴，通向大地的胸腹間
工蟻般的男人不分晝夜地
翻開烏黑的經幡
一頁頁撕下，打運到地面
攤開，交給遠處禿頭的群山
用四季風的語言默念

2016年寄自安徽

■王性初

夢境幻影

夢的赤字

生命的冰山在月圓月缺中融化
年輪一圈一圈地被迴光返照
自從黑夜存入落日的銀行
預支了太多太多的夢境
於青春年華於個儻的笑中

甜的苦的吻的抱的入的出的
夢在似睡似醒中泛濫成災
漫過溫床的水庫
淹沒了海誓山盟

沒有後悔沒有退路沒有詩的暴斃
沒有血沒有汗沒有淚的盆地
人生的際遇在一夜成形
半世紀的夢境化為一片沙漠

天天等待夜的投胎
夜夜期盼夢的分娩
一無所有的沉眠
一無所有的清醒
一無所有的赤字

夢的輪回

你有一簾遙遠的夢
掛在我朝東的窗前
那棵衰老的檸檬樹
有了橙黃橙黃之果

是一個個屈指可數的日子
酸中帶甜甜中帶酸
一年四季隱約在葉縫中
窺視我的眼神我的肢體

夢春秋夢冬夏夢朝陽夢夜月

是孤獨是寂寞是無解的盼望
讓那檸檬成熟讓那檸檬落地
風吹日曬蟲蛀肉腐

有果子偶然埋入泥土
等待夢的蘇醒夢的發芽
等待著檸檬樹一朝輪回
再重溫舊夢結一樹橙黃

夢的邊緣

夜的熱鬧在秋波中消失
人模狗樣的光芒拒絕休眠

步入夢的邊緣是幸運
追逐一個滿意的答案
生命在幻覺中十全十美

夢中的施與慷慨而奢侈
所有的允諾都有了下落
選民歡呼投票踴躍
政客的勝利山歡水笑

屏幕上的手勢很過癮
芳香的狗屁溫柔又貼心

四年一度的民主派對
讓華盛頓四季如春
夢的邊緣如此可人可愛
美利堅在收拾回收的垃圾

午夜夢回後的思索

日子發了霉
退回蠻荒之地
那個日思夜想的東西
遲遲沒有著落

幾度春秋
幾番晝夜
苦苦等待時時搜索

■彭國全

金魚

休說水火不相容
水裏的火焰熄不了
幾朵火
燒得正熊熊

休說水下無風
且看焰影搖紅
被吹得裊裊擺動
分明水裏有風

浪花

浪含苞
剛剛綻放的片刻多麼美
是誰伺機採摘去了？

日，撒下滿是叮噠作響的金幣
月，滾來一片毫光跳躍的銀圓
以示闊綽
說是買花的錢

2016年寄自紐約

仍舊無影無蹤無蹤無影

求那東西夢那東西
用盡心思費盡餘力
總想捕捉那久違的流螢
卻尋不見蛛絲馬跡

愁白了頭
掐彎了指
心泉中汨汨湧出的淚光
有了欣喜若狂的落寞

■冬夢

一寸光陰

一隻傷秋的蜜蜂
誤闖我家
繞廳嗡嗡而飛

一寸光陰被淹沒在
一個適合小睡或者
一個適合寫詩的大清早

一棵傾斜的樹， 我想起……

黃褐色的泥土上
一棵傾斜的樹
沒有盤根錯節之勢
沒有雄壯巍峨之姿
沒有高山仰止之態
看來，樹只會永久
無力依附著大地

大地？我想起故鄉
颱風過後，我也想起
四十一年前越南易幟之日
看見這棵傾斜的樹
我不忍讓自己
苦苦思索著一個靈感
去寫一首詩給現在的越南去寫
這一棵傾斜的樹，我想起……

江南煙雨桃花岸

江南我走過
煙雨我看過
至於江南煙雨桃花岸
唯一的彤紅
軟軟開在
當年
小情人羞赧的臉上

■楊玲

臺灣行

1.
拽著“梅姬”的裙裾
翩翩我降落桃園

風雨把我送到彰化

在明道，詩人
迎我以笑臉
燦爛如三月的陽光

2.
在明道，在人文學院
來自椰風蕉雨的詩人
與寶島詩人 茶敘
窗內，茶香詩香氤氳氤氳

窗外，閃過“梅姬”的身影
她在偷聽我們的低吟淺唱

3.
日月潭湖光山色
似金門高粱
把我灌醉

醒來
原來還在人間

4.
揮揮手 告別
如詩似酒的相聚

再見！明道
再見！寶島

揮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
只帶走你溫馨的情誼

■溫曉云

最美的歌

綿綿的情
火火的愛
醉在心窩窩

唱響
人生最美的歌

等

等你不管幾歲幾枯榮
等你既是童話也成傳奇

越愛越等待
越等待越愛

你終踏歌而來

有你真好

心事已等成繁花燦爛
夢晶瑩剔透
幸福如感嘆號

偷偷笑一笑
暗暗自豪一番
有你真好

註：2016年9月27-30日應邀參加臺灣明道大學舉辦的“濁水溪詩歌節”，在寶島彰化、日月潭、台中等地與主人蕭蕭老師、劉正偉老師、謝瑞隆老師、羅文玲老師、東南亞詩人孫德安、懷鷹、李宗舜、卡夫、辛金順、範軍等度過美好的4天。

■杜風人

京味 4 帖

醬羊肉

牧鞭 鞭策不了
公羊生羔羊

一口風沙 反覆
齧了 十九春秋

一片中華醬味 我齧出
蘇武 一身羶味

雜糧粥

廣東人說 潮州人
一枚黑欖 三五碗
粒粒水米鑲明的稀粥

潮州人說 廣東糜粥
迷迷糊糊 如飲漿糊
還加一油條的油炸鬼

江北人說 上海泡飯
茶飯不分 有傷腸胃

上海人說 江北人
什麼雜糧都可入粥
抵抗外邦鬼子 幾百年
還大口呷 雜種粥

一大鍋中華稀粥
只要我高興
何粥不可

北京冬天 不妨來一碗
王蒙 堅硬的稀粥
多硬朗

豆汁兒

踏入紫禁城門檻陰冷的

青石板 迎面而來
支離破碎而錯位的時光肢體

需借用沈從文 拒絕握筆的
右手 重新擺設的
觸角 撫摸朝代的體溫

從皇帝寶座到龍袍
一路摸 摸到後宮

循和珅領導常走的
後門 出了紫禁城

找個陰涼胡同 喝碗
北京人教我的 豆汁兒
不可大口呷飲 用口小酌
五味冷暖在心頭

我酌一口 酸酸齷齷
冰冷的豆汁兒
斟酌出 整座紫禁城
唯一最清幽乾淨的地方
冷宮

新疆羊肉串

一爐吐魯番盆地
熏香戈壁 舉掖
舞出的茴香

撒一把 沙漠體香的孜然粉
再撒一把 熊熊
辣椒龍捲風

滾滾西北 風沙
沸騰 串串
康定情歌

我芊芊(二字口旁)叱 了十串
風雲味蕾的馬蹄
也瘋狂 還要一串
馬車伏之戀

■藍翔

遠山伊江城市

伊江靜靜地窩在
城市與群山峻嶺之間
喧囂與靜謐
遙遙相對
一邊是枕流漱石的勝地
一邊是生活百態的寫實
伊江

群山

城市
在蔚藍的晴空下
構成了一副鮮明的圖案

2016.10.14

金色早晨

你用金色在江面
畫了個驚嘆號
讚歎
金色的早晨

如畫的江山
被飢腸轆轆的相機
大快朵頤

2016.10.18

伊江另一面

是地球脫離了軌道
還是伊江轉了彎
今天的太陽竟出在南方
哦

是我
是我站在伊江的另一個方向

2016.10.26 寄自緬甸

■銀髮

無邊落木蕭蕭下

——回應江國治兄 FB 上的

〈偶寄銀髮〉

李白說是三千丈
你進而提及兩個世紀
已經誇張到不可丈量的境界

誰
居然曾經笑我
愈搔愈
短

猶如後院那一叢叢枯黃
經歷了日日夜夜
使之相繼飄零的場場
風雨

正值秋季
我的確
唯有安份守己
任人在梳理歲月時
陸續地
提前斷落

2016-09-12 北卡

附：

偶寄銀髮 / 江國治

我的詩盛於唐朝
你的髮雖說近代
一般年輕輩覺得老遠

二十世紀披頭四
沒你那風采
白髮披瀉似水銀
直到廿二世紀

2016-9-10

■阡陌

意象

一段繁華的遇見
在陌生的地方
也蕭條了

想了又想
才發現
那顆心
也凋零了很久

山城風寒
晚霜驟降
冬衣添了又添

盡數凝香露
哪守得住
紅顏與芳華

不是南邊的冬日
不曾寒穿心
只是
歲暮人單薄

歡欣

花街 樹枝
裝扮好了
點亮了
還灰藍的周遭

很迷醉
那窈窕 那溫馨 那歡欣

融入吧！這氛圍
聖誕花環
巧克力 咖啡的香
一切的歡喜

■澹澹

一曲相思

唱給風兒聽、唱給月亮聽
唱給蟲兒聽唱給飛鳥聽
唱給朝霞和夕陽聽，我卻
不敢唱給自己聽

一曲相思
幾多閒愁

歷史的天空

向時光堆積而成的石階
拾級而上，探索
遠古王朝的神秘輝煌

陽光明媚，和風輕柔
虔誠為後世
鋪開一片歷史的天空

有記：看文友提供的一張關於
柬埔寨吾哥窟的照片有感。

你我的七夕

再寬的銀河
有綿綿的思念泅渡
再長的鵲橋
有默默的守候牽引

借著飛星傳遞絲絲愛戀
天涯是咫尺，瞬間是永恆

一切的美麗

都為了
把心捧出的人

■西子文君 (美國)

穿 過

風，穿過春的眼睛
溪流，穿過秋的红楓林
城市的人們，穿過大街與小巷
而我只想你進駐，像一團冬的暖陽

■原靈 (美國)

忘 川

人神之間的諒解
源自一川記憶的解藥
以淚作引，一碗
盡釋今生糾纏，渡向彼岸

■靜福山人 (廣東)

燃燒的花朵

——題一幅照片

疼痛的色彩，從花的莖葉
緩慢抽離，堆疊的記憶
比季節深了，只有一束火焰
點燃它們，作最後綻放

■王曉波 (廣東)

冷暖自知

希望我愛的人終生溫暖
希望愛我的人滿臉歡愉
時光鋒利，我如厚撞撞而
無語。只言安怡不言殤

■熊國華 (廣州)

同病相憐

一個影子對著光杆苦笑

■季陽 (悉尼)

鏡 子

一層薄薄的虛無中演繹著
可望而不可及的萬千重破碎

■郝俊 (廣州)

石 頭

把我擊碎成粉
也不會記錄暴力的傷痕
除了穿透我心的滴水

■紅雨 (美國)

木匠的海

把海鋸開 刨平鹹澀 拋光滄桑
給年輪打蠟 只等敲門聲起的那刻
抓一把浪的刨花點燃 為你
煮一壺魚眼蟹珠新茶

■李如華 (廣東)

祖 國

時光的曲線沿途而下
千山萬壑托起擎天的星辰
河西以西，南海之南
光的國度激活被群山拐彎的風

■李雨潭 (東京)

遍尋不獲

風來到風起時的領子
風鑽進剛從被窩裡出來的身子
風捲走了你疲倦的心事
沒有人能夠成為風

■深海 (貴州)

秋 霜

翻閱金色的詩篇
敞開豐盈的胸懷
季風才讀出了
朝露與大地的對白

■阿辛 (舊金山)

夏 雨

在季節的殯儀館
夏天的雨用淚水悼念春
這位痴情的女郎
九十天等待失戀後自盡

■莊雨 (澳洲)

珍珠

道路再次流浪
不是尋找，也並非為了遺忘
在生命裡拿不走的
終會長成珍珠

■顏仰建

同志

所謂稱心的衣服，起碼要合身
你必須像一條蛔蟲，鑽進他的肚裡
鄉下那架瓜棚，多麼親切的藤蔓啊
晃動的頭卻伸到隔壁的院子

■阿桃歌 (廣州)

家書

一些嘮叨，一份牽掛
捎上家鄉的日常生活
夾著思念的潮，涉萬水千山
打開信箋，春燕撲翅而出

■陽光 (福州)

阿婆在打盹

一愣神，天就開始黑了
阿婆在藤椅裡打盹
像落日埋首在
一棵老榕的影子裡

■曲苑風清 (蘇州)

深秋

一把刀
剖開生命的底色
楓葉舉起火炬
燃燒，醉了晚霞

■黃鎮源 (廣東)

鎖

給風扣上一把鎖
不讓秘密過早涉足沙洲的冷
來自午夜窺視，透不過燈籠的桔黃
那一刻，我吸足了金屬的種種寂寞

■周文萍 (廣州)

秋葉

秋天裡的兩片落葉
閑坐在青灰的地面上
你不言，我不語
幸福是各自金黃

■羅瓊 (廣東)

秋夜

人聲隱約，對岸，月光似水
深秋到了，還有什麼不能說
你的眼裡波光潑灑，卻一言不發
黑暗中，一片落葉藏起了春天的傷口

■應帆

失眠

從沒有得到的睡眠
卻被指認為
已經失去

就像
許多單相思的人
聲稱自己失戀過

雪花

只有在落下的時候
你才會被稱作
一朵花

高處

恐高者
坐立不安於 45 樓

地面上的風景逐漸渺小
天空裡的雲朵和飛鳥
卻依然那樣遙遠

無糖咖啡

漸漸習慣了
不再往咖啡裡加糖
因為所有甜蜜
都是令中年人
膨脹又羞恥的味道

又或者因為有人
常常把鹽當作了糖
只因她們擁有
一樣貌似純潔的白

2016年寄自紐約

■西楠

禱告

“他媽的，還在幹什麼囉？”

“快點！快快快！”

“還要禱告”

“還要吃早餐”

“還要換衣服”

“還要下樓”

“媽的，又遲到了”

“快快快！”

他火急火燎說完

一串話，像

機關槍掃射，之後

閉眼，雙手合十，及時地

換上一副虔誠面孔

嗓音柔和：

“我們在天上的父”

“請保佑我們全家”

“喜樂，祥和，陽光”

“奉主名禱告”

“阿門”

作為一位準媽媽

她將成為一位媽媽

腹部渾圓飽滿

白底橫條的緊身衣下

繡出一條拋物線

盡量挺拔上身

微揚頭

嘴角上翹

高鼻樑與長睫毛

她的面前有

奶昔

時尚雜誌花花綠綠

咖啡館外

陽光璀璨

投向她對面

金髮小姐的身上

我多麼高興看見

■陳葆珍

賞楓

你把山巒燃燒了

燒得半邊天一片火紅

像那迎風的火炬

越燒越旺

你橫掃漫天蕭殺

面對秋官行刑

你仍笑得那樣燦爛悲壯

啊！值得驕傲的生命

活得多麼輝煌

2014年10月13日

一位準媽媽，面前擺放著

時尚雜誌

而不是

育嬰手冊

她倆神采飛揚談天

她順手將長髮在腦後

挽成鬆散的髻

顯然並沒有剪髮

沒有企圖以此

“使嬰兒更營養健康”

她穿米黃色七分褲

夾趾沙灘涼拖

張揚的

橙黃皮包，斜靠腳邊

作為一位準媽媽

也不必非得

結束什麼舊生命

開始什麼新生命吧？

我出門抽煙

繞過她

這會兒咖啡館裡

拉丁舞曲似火

準媽媽閉上眼沉醉

扭呀扭

連同，那條拋物線

少女之舞

2016年寄自倫敦

■星子安娜

如何畫我？

“裸體”，你主張

“為了藝術”。

我堅持抹去臉部容顏——

我把它留在中國古代，

月光下，

我的影子與焰火般荷花起舞。

也許你現在能依稀看到，

蓮在中央——

它欲放的花房閃亮著，

夜色下的太湖頻起漣漪。

這裡是我收藏已久的年鑒，

分水嶺和生命線的穿插，延續——

依然清晰。

這裡記載的所有未說的故事，

被“等待”吞噬。

如果你看到我所看到的，

你會畫上

鯊魚和風暴……

以及隨泰坦尼克號

沉落的黑眼球和白珍珠。

我把我的肝膽給你：

畫吧，畫吧——

紅色的河流，我的血脈，

紅色的沉默，我的頭罩……

從畫框到畫框，

從天空到天空，

星星掛在一棵荒涼的樹

的頂端。

2016年寄自加拿大

■圖雅

燒紙

除夕的下午
捲一刀草紙去荒灘
草紙分成兩堆

一堆給家祖宗
一堆給野祖宗
為什麼要給野祖宗
有人說不然他們搶家祖宗的

紙點著了
給野祖宗的那堆燒得快
在風的助力下
變成了灰片兒
打著旋兒
帶著青煙
走了

有人說還是窮鬼多

在小雁塔

給一棵老國槐拍照
竟然發現一個天大的秘密
她用了 1300 年
把自己長成了巨大的
生殖器

遊人們就站在她的旁邊
像她繁衍出來的樹

前主席對現主席說

你敢變成蛇
我就變成法海

■金子言

布魯克林地鐵站

早餐裝在背包
朝陽升到頭頂了
地鐵站台
擠滿不同人種
和他們變形的渴望
但現在
沒有時間去整理

街燈還亮著
為了指引人們
慢慢從夢裡摸索出來

他們現在摸索於候車道
和陌生人一起
重複著逝去的日子
如同翻一本老舊經書
翻到麻木，仍未能看出
其中來龍去脈

2016. 11.05 紐約

腋下

她拖了兩個星期
終於打起精神
脫掉上衣

像手術前的備皮
拿起李醫生的
絲滑脫毛膏
20分鐘後
腋下光潔如剛刮的
男人下巴

2016 寄自天津

■初雪

立冬

楓葉漸紅，思念的碎片在體內
緩緩聚攏。
頭頂的星光穿過葉簇，投下
一片片孤獨的倒影。

一縷東南風，帶來
些許溫熱和震顫，恰似
耳邊你的溫柔蜜語。
阿波羅的豎琴，
呻吟的大海，
在這顫抖的手臂下，
淹沒了時空和塵埃。

舞台上，一隻帶翅膀的
小象*剛剛爬出蛋殼。
“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他們說。
拂曉——
後院草坪上的薄霜映出立冬的模樣。
在這有限世界的無限盡頭，
沉重的軀體在練習飛翔。

*帶翅膀的小象，來自蘇斯博士的故事
“荷頓大象”。荷頓大象是個心地善
良熱愛生命的爸爸，在暴風雨中保護一
隻沒有母親的鳥蛋。最後這隻蛋孵化成
了一個帶翅膀的小象。

給明天的自己

愛一個人，相信他，一定要溫柔地
和他說話。
煮一壺咖啡，邀幾個好友，面對面
地交談。
寫一些菜譜，夾在送給孩子們的相
冊裡。
我們並肩走在高爾夫球場上，
向沙坑和水灘點頭問候，
悠然上果嶺，
已不需再記得是多少桿數。

■ 達文

情 詩

讓我們一起吹泡泡吧

那些飄升的瞳孔
影出你和我

秋天 鴿哨 鞭子飛揚

到達雲層的水
有過你和我
重疊的形狀

心思很大

心思很大
雲之夢 籠罩不住
天空的夢

心很小
鍾情的一粒果仁
依賴苦澀的味道

溺詩者

先讓流水
把靈魂
徹底沖洗掉

天就要黑了
用白色的綢緞
把清明
裹成一排蠟燭

隨著貝葉升向雲層
你是星辰你還是雨
灑回孽海

■ 方壯靈

弦外之音

一曲終了
他揮掌急按萬馬奔騰的琴弦
仍然不住脫穎而出的鏗鏘尾聲
隨左手所指如箭矢射去
又折了回來，錚錚繞樑不散

上翹的鬚鬚在餘音裊裊中輕飄
而滿室共鳴之音符
盡譜寫在琴聲波盪的一頁風屏
半閉而紋絲不動的眼神
絲毫掩飾不住
起伏跌宕洶湧澎湃的百般思緒
衣袖微展
連一身士袍也按捺不住
脫韁野奔豪情壯志之此起彼伏

餘溫尚暖的高粱酒釀
沉默不語
在消逝已遠的江湖歲月裡
茶色古琴是形影不離的高山流水
數不清的交杯狂飲
多少回的聚歡離愁

斜身偎依的一雙住家木屐
雖習慣了與主人的離多聚少
但從未中斷隱晦的期待
期待他早日放棄遠足的不測險惡
當他鞠躬盡瘁於水深火熱的社稷
誰人為他肝膽相照提刀左右？
而在他功成身退辭別富貴榮華
又有誰屈居茅廬與他粗茶淡飯？

一曲終了
咸為人知的顯赫身世盡表無遺
滄海多年淡薄功名的無量胸襟
滿滿載著韻律撩起的夜半衝動
遠離國家危難匹夫有責之關頭

■ 林啟

明朗陽光
樹影參差
草地泛綠
群童嬉戲

楓漿節

乍暖還寒
三月風涼
楓樹無葉
悄淌漿汁

初 夏

天高多雲
風勁透涼
已入初夏
又似返春

青草參差
黃花綴飾
一葉飄落
草間蜷縮

雖見落葉
知非秋至

2016年寄自多倫多

洞觀天下仍是深居簡出之己任

懷抱古琴，隨心所欲
隨心所唱所訴所豪笑所哭泣
寂寞三更的，弦外之音
誰人知曉？

2016年八月九日

後記：是夜，與多位攝影同仁在一位圈中好友家中開會。散會後，眾人已去，我仍留戀在那幅構圖極為簡練的國畫之前：一位中年逸士，盤腿而坐，右手挽抱古琴，左手直指眼神所向。席前，斜立一雙木屐，席旁，擺著一壇酒釀和一只帶柄的碗瓢……之前，我曾經多此欣賞過此畫，但百看不厭，浮想聯翩，故揮筆記之。

■李斐

擂台鬥雞

那隻公雞那隻母雞
雖然沒有戴上拳套
纏鬥了三百個回合
腳趾雖無配備鋼爪
花招盡出拳擊要害
頂心頂肺口舌陰損
公雞狂暴展翅撲上更喜啄下
母雞陰柔險詐冷笑應對怒目
都要把對手踢落台下
誘人的白色雞籠獨霸
有人為公雞鼓掌
有人為母雞喝采
過後但願戾氣者寒氣者消盡
公雞司晨母雞下蛋

2016年9月19日
寫於第三次大選辯論之後

抗 議

他做過什麼壞事
那大和尚如此惹人討厭
當一個皇族對另一皇室
邀請他到白色宮殿作客
也被抗議施壓
不過喝杯酥油茶
繞著大圈在 Javits Center
我站立隊伍中等候進場
對視前後左右頭頂掛著
唸珠和哈達
月陽光把他們黝黑臉龐
塗抹一層光亮又興奮油彩
藏族姑娘凸顯線條的輪廓
眼角嘴角飽含雪域的稜角
那華麗的長裙生色了大地

■潮聲

生命中的情懷翻飛

生命的軌跡
一直在延伸向前
是瑰麗如詩或是風雨如晦
都無聲在痛 也拼命的逃離宿命
當傷口都結疤還聽到背後的風涼話！

在茫茫人海中 載浮載沉
痛定思痛之後 也參透了無常
曾被愛軟禁 溫柔的幸福滿瀉
耳邊的呢喃串上鏗鏘的誓言
個中妙句琳琅 如花因絮果！

相對微微一笑 情懷翻飛
正在孕育著一份成熟美感嗎？
朝花夕拾 但忘不了動人月色
誰能避免清苦之味格外悠長
可嘆生命 時而起伏時而跌宕！

2016.10.16 稿於三藩市

小伙子們是多麼健康淳樸
每個人神態表達莊嚴與虔誠
相比一撮在對街角落喊口號
擎標語敲鑼鼓抗議者底滑稽
那是去年大和尚
在紐約過的八十歲大壽
今天看新聞他又被抗議
他做過什麼壞事
也許是 1989 年我在想
他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2016年6月16日紐約

■魏鵬展

把杯子放在 最邊緣的位置

很喜歡
把杯子放在最邊緣的位置
從不同的角度看
有光線的折射和
破碎的幻聽
黑色的背景特別迷人
那些刺眼的顏色
光線太亮
就無法發現
時針轉了一圈
還是在那個位置
在同一個時間位置
我在創造和破壞

我彷彿聽到 熟悉的呼喚

圖案越用心看
越難看到規律的邊際
踏在圖案中心
天花板的燈
照不亮曲線的陰影
我一再嘗試
迴避聆聽
內心的聲音
我不敢凝望
旁邊熟悉的陌生人
麻木的五官
拒絕聆聽
似曾出現的呼喚
吸一口煙
我感覺不到煙的香
我努力尋覓
彩色曲線的出口
紅色紫色黃色交疊
我彷彿聽到
熟悉的呼喚

■戴珏

望皇城

通過了安檢之後，
我們步入天安門廣場。
今天
是大晴天，
陽光照在身上，
驅除了些許凜氣。
我們邊走邊看，
雖然不急，卻也沒有到處
流連，因為我們更想去
參觀皇城。

毛主席紀念堂沒開放，
偶有幾個遊人
在圍欄外拍了照便即離開。
相比之下，遠處的人民
大會堂前，有很多人聚集
在背陰的臺階上。
應該不是與會的人吧？
人民英雄紀念碑依舊巍峨，
但我們沒有流連，
徑直走向天安門。

早就聽說
紫禁城內更多
區域會向公眾開放；
我們擦肩走過一處
又一處的人群，
終於來到午門，
卻發現已經停售門票了。
沒奈何，
只好乘坐機動三輪車
去景山公園。
我們在高峻的
城牆下繞行，
呆看著寒水悠悠的護城河，

想像城中的景象。

景山是鑿皇城池淵
(護城河，北海，中南海)
挖出來的泥土。
我們登上這人力堆壘的高處
觀望京城，
才發覺今天
的天氣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天空中煙靄漠漠，
整個紫禁城好似一張
陳舊的彩色照片：
鱗次黃瓦，櫛比紅牆，
如迷宮一般延綿。
我們沒有太多思古幽情，
只想著觀察眼前的風景。

右邊的北海
像塊發光的銅鏡，
朦朧中還可以看見白塔
的灰色小身影。
左邊的五四大街
隱約通向一座城樓，
不知又是京城的哪一座門？
至於中間的紫禁城，
我們就只能看見圍牆和屋頂。
可變焦十幾倍的相機
在能見度不佳的暮色中
雖有些幫助，但那黃瓦下，
紅牆中的情景，
哪裡能看得清？
我們的旅程快要結束了，
看來只能等
下一次再來
參觀皇城。

2016年寄自香港

■張芳學

今夜又下雨了

窗外步履遲疑的是你嗎
夜雨啊，你在徘徊
是丟失了什麼
還是找不到回家的路

哦！原來有很多話
想對我說
怕驚醒我的酣夢
才在窗外不停地徘徊

當我打開門
你撲面而來
你的激情我接受不了
請允許我的拒絕

夜雨聲聲
如泣如訴
濕漉漉的思緒
流向黑暗深處

奔跑

一隻山雞，在霜地裡奔跑
心中的信念
火焰一樣地燃燒
淺淺的麥苗
散發著淡淡的清香

風在耳邊喊冷
山雞的腳印
一幅山村特有的畫卷

溪水吟唱著天籟
村頭的馬路上
一輛輛小車
消失在路的盡頭

2016年寄自甘肅

■藍兮

敲不響耳的牆

真的不曾料到結局如斯
一念竟然無常
山和水都瘦了

流浪的風聲未來得及從樹梢滑落
扇子早撲亂了四季
遠遠處有人忙著燃點藍火
等待機會放縱自己
在一個非慶非節焦燥的午後

五湖豎直了狼煙
盍興來乎 向喬家大院
一隻紅坭小火爐 我們
燒灼了的詩心
捧讀著是和非 璀璨的火焰
揀擇一些無奈烤熟 或隨意
割一片謊言下酒
竹修林茂嶺峻山崇
澄淨如詩細長彎水
漂流過洗滌不能
不能洗滌的
盞盞無恥

院子不能過東
院子不能過西
牆被夾飾當中
牆在院內
牆在院外

牆本無聲

耳在牆西
耳在牆東
牆頭蹲著挺不起腰的
幾野亂草 隨風媚擺
一枝永遠青春活潑
老紅杏

■蔡可風

象 徵

髮是什麼
長在人的最高頂點
把身體整個支架下壓
最初是毛絨絨的黃
然後是輕柔柔的綠
成年是烏津津的黑
壯歲是花斑斑的灰
甲子後蒼涼涼的白
難道善變是髮的本性？

去陳述人生的經歷？
去訴說過往的坎坷？
去表露臟腑的悲情？
去解釋哲理的奧秘？
去綜合宗教的皈依？

怪不得那禿頂殷商高唱
十個光頭九個富的老調
怪不得那僅掉淨一圈的
受雅諺稱為擁有地中海
怪不得那披袈裟的高僧
預先把三千煩惱剃乾淨
減輕負擔 張大腳步
摔開了黃綠黑灰白的交替
省略了經歷坎坷祕奧之道
把高壓在頂端的重力
自覺或不自覺地掃除
還自我 一身自由自在
在人生的康莊中 邁步

2016年九月於紐約

探
首
牆
頭

2006 舊作 2016.9.9 寄自飲星樓

■顏溶

柔軟之火

我的身體只缺少一種水
它從一只器皿裡緩緩流出 精緻的河流
柔軟之火。暗藏堅韌的靈魂
它溫暖的舌尖 遊遍我的身體
舔那些出血的傷口 結痂的傷疤
焚燒：是它在安靜中保持的最好姿勢
火苗是靜的。痛疼
靜出了美和崇高
它最終留下一些殘骸：骨和血
身體運行的灰燼和墓穴。一些在空曠
行走的詞句
黑暗裡養精蓄銳的天空。大地蒼茫
到處隱埋充血的花朵與星群

熟睡的女人

這個被我稱作欣欣的女人
在篾席上熟睡
她蜷縮的側身 像長大的嬰兒
等待有一支歌謠輕輕拍打
她一點一點回到她自己。蓬鬆的頭髮
像她出嫁前沒有接受一把木梳的
修整。像：我從沒有在她的生命出現
身體裡出沒
(她側立的山峰 更像兩條側立的河流)
這個二十多年期待我不斷霸佔不分二
心的女人
我一生愛得最深 傷害最多的女人
此刻 她正把我
一點一點剔除出去。她微微隆起的小腹
人類的出生地 二十年前
我曾在此種植一顆種子
此刻在俄克拉荷馬 美利堅合眾國
是我和這個女人共同的生命
全部的國家

2016年寄自北卡

■高潤清

回 家

於中央大學黑盒子 107 戲院觀賞李立劭
導演執導《滇緬游擊隊三部曲》後記。

1.

回家
近在咫尺
跨不去的夢
只能夜夜縈迴
槍林彈雨
徘徊的顫悸

回家

山在眼前
毒蛇猛獸橫互於前
昨日袍澤已安息
獨留
青天白日
誣騙著歲月
路遙 夢也遙

2.

藍天非常要命
朵朵白雲漂移著夢幻
叢林裡
尋一塊地
築巢

青山欺瞞了夢
那些魂魄
化為鳥
翅膀拍出了蠱
以鮮紅的魂換取
一塊
棲息地

3.

某日號角逃了
那些被圈進籠裡的夢
凝眺著
他（她）們來不及撰述
墓誌銘
一次次流血

只為爭一塊巢穴
孵育

一群被矇騙的夢
飛不出異域
也飛不進故鄉
更別談遙遠的海峽

湄公河很詭譎
血染的夢魘
撰刻一頁
亞細亞的孤軍
激盪著正史與野史間
是誰拋棄了他（她）們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奇幻的夢
國父遺像綁住了秦皇肖像
扭曲的山河
迴盪於帕黨與美斯樂及清邁間
他（她）們不敢有夢
只奢求一張
槍口下的
身分證

4.

烽火掠奪了鄉愁
僥倖地的夢飛入了島嶼
那山卻更遠更陌生了
一甲子
這山這海這島
碎了夢

澎湃的意識
你（妳）是誰？
他（她）們沒拋棄夢
殘酷的枷鎖

模糊的殤痕
你（妳）是誰？
蹉跎的咀嚼
家！在哪！
這裡、那裡還是誓不兩立的神州
一樣的浮萍
漂移

■嵐月風

雨中人

今夜雨中走
街燈眨眨眼傾訴
回家吧！今晚她不會來電

吆 喝

飛機吆喝 坦克車吆喝
子彈吆喝 火箭吆喝
掩不住戰壕下的哀怨聲

5.

我們的心
我們的夢
我們的孤軍
在血染的異鄉
鑄造
不屈的魂
只愛
中華民國
一張歷史的
見證
戳印

夢
遙不可及
寶島
你塗掉的孤軍
等不到
一紙
赤膽英烈的吶喊
祖國
青天白日滿地紅
你在哪裡？

初稿 105.05.22/校訂 105.11.02

■非默

喪與如喪

肉食者的頭顱總是在
時間的枝條上最先爛掉
爾後有亡國的氣息
自權柄的兩端隔江襲來
直至遍體的草木盡廢
直至懷抱的青山盡廢
直至南山的鐘聲敲響一次
北山的鐘聲也敲響一次

南山的鐘聲每響一次
頭上的積雪就增厚一次
北山的鐘聲每響一次
雪中的樓台就塌陷一次
南山的鐘聲和北山的鐘聲
就這麼一替一下的響著
南山的鐘聲剛一停歇
北山的鐘聲又響了起來

喪國猶如喪父，喪父的人
內心不再有自己的江山
喪與如喪啊，南山的鐘聲
每響一次，就喪失一次
喪與如喪啊，北山的鐘聲
每響一次，就喪失一次
南山的鐘聲啊，何謂既往
北山的鐘聲啊，何謂存廢

帝國的詩人

思想是荒謬的。內心是陰暗的
邏輯是混賬的。此時此地
一個詩人何來如此偉大的自覺
竟憑空負起榮耀帝國的使命

帝國的詩人？是不是臨場失態
抑或蓄意的僭越？為什麼
不是詩人與帝國或帝國與詩人
一次語法的失當，會讓時間

■黃木擇

心海

秘密，鞍上心語的翅膀
沙灘腳印
註解的童趣
狩獵的理由

佛洛伊德的潮汐
把礁岸的疙瘩
來回研磨
瑣碎的往事

不。
不能
說碎花太銳利
內襯的藍燕暗笑

終究
我和自己一起讀著

2016年寄自高雄

重新退入黑暗。為什麼要取消
古老的敵意——人類存在
最有活力的部份？難道念念之間
終於突破了原型的困境：或

不死的蒙昧主義以悅耳的音韻
——在詩裡可恥的復活
並以榮耀帝國的方式榮耀自己
三匝之後，確定可依的高枝

是帝國的想法嗎？帝國點頭了
沒有？老派、傲慢的帝國
會看得上一個不長記性的詩人麼
若被拒絕了呢？桂冠在一邊

詩在另一邊。急吼吼的後現代
卻偏偏生發出原初的幻象
帝國的庭院，自有不朽的夕光
回照，蟬聲一落，蛙鳴即起

■張慶

仰望

從噴氣中抽出彩虹
非常精緻得體
有了依托，天空不再紊亂

飛機寧願默默無聞
似乎對誰都抱不抱有信任
只願將行蹤交付給散淡白雲

起風之後，雲陣變幻迅疾
鳥兒如同龍套嘍囉
一哄而上隨即一哄而散

仰視本該有序，氣度深廣
卻在七色若隱若現中
匆匆掠過，忘了腳下如何避開溝坎

印象

城池挺立，已是空空如也
殘垣正在一隅沉思
所謂領悟在磚縫中斷續雜陳

旌旗獵獵，號令不出咫尺
就被城門吞沒，難怪遠近悄無聲息
只有紛紛落葉表達臣服

秋風低鳴，用來呼喚遊走魂靈
詞賦描述此刻心境蒼涼
年輪盤旋著，等待剝離出一份蕭瑟

鳥翅收攏，無論喧囂還是靜寂
它們原本瑰麗絢爛，也被暫時忘却
通過日落而歇，才找到安寧歸宿

2016-09-20揚州

■默雷

期待，又難以期待

1.

如果這隻鷹還奢望一片天空
乃至一片湛藍，那它所有的顧盼
皆來自你的目擊。那麼可能

或不可能，不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而更像兩隻對飛的螢火。啞然
或許比聲浪更接近一場雪的沸點

2.

更多的未知，不是更多的空白
而是更多的喚起。一如好奇的引擎
喚起一隻蜻蜓的趕赴，即使霧霾

多餘雲朵；大雨高過心的海拔。但你
依然是燈塔，而不是海棠的滂沱
以纖弱怒放標靶，宛如以風搖出蠟燈

3

讀，無法闖進一種點燃。對你而言
凝視——才更像一本書的索引
或導言。類似一隻燈蛾在光的封面

攀爬。這個隆冬與下一個暖陽
不同於一枚楓葉的歸來與出發
卻更似一支筆失足掉進詞的烽煙

4

期待，又難以期待。成噸的嚮往
被同一束目光囤積、被同一個姿勢
引而不發。或許這箭，再不是箭

甚至再不是犀利，而僅僅是一支蠟炬
不管筆鋒抑或色彩，是否在你瞳孔
蜿蜒；但這心，卻已被另一顆鏤空

5.

源於你的妖嬈，這日子，驟然

■依雯

藉 □

不經意的一句話
觸怒到天崩地裂局面
發紅的眼球
發白的雙唇
發青的臉頰
簡簡單單結束了這一段情

真的只是有時候
誰讓誰憔悴
不可思議

情感一旦被凍結
眼淚是唯一奢侈
沉默變結果
熟悉變陌生
愛有多深不必澄清
還是不值一提的往事

2016年10月寄自越南

升格為時光。一如以卑微的姿態
而坐守思想之純粹。雖然你和我

只隔一個詞的過渡，但此在
意志的滾燙注定在向你的潮頭吹捲
畢竟熔合比坍塌更具力的彈射

6

而這扇門，這扇窗，這眼簾
開或不開，思念，都得離家出逃
一如你——飛或不飛，都是鳳凰

當午夜被冰風吹進脫水的失眠
我知道，這雙腳再也走不出埃及
即使另一個摩西重返生的前沿

2016年寄自山西大同

■蔡寧

弈 月

黑棋步步緊逼
白子升入夜穹
一口氣，活了天地

望 月

中秋，古壇升騰
黑釉的壇內裝滿親情

午夜，拔開圓圓的壇塞
蒼穹傾下思念的陳釀

嘩嘩地斟滿相知的大盞
相悅碰響緣

牙 疼

一顆牙套上銀色高跟鞋
踩著牙齦起舞

半個腦殼錯位
左眼與右眼對不準焦距

入 夢

暮合四野，幽黑的
大板一塊塊扣下
我漸漸聽不到自己呼吸

有人盜墓，開棺
一顆怦怦直跳的心
鈣化成一樽走動的紅陶

汗水漸漸浸滿陶罐
嘩一聲沉入漆黑的谷底
濺起一眼汨汨噴湧的清泉

2016年寄自南京

■ 梁臨芳

新童謠一組

親

媽媽下班回到家，
親親門口小佳佳。
佳佳捧起小茶壺，
臉蛋笑成一朵花：
“你還沒親小茶壺，
瞧它翹起小嘴巴！”

手

你有小手，
我有小手。
自己的事，
自己動手。
別人有事，
我做幫手！

乖娃娃

老爺爺，年紀大，
繫鞋帶，蹲不下。
我幫爺爺穿好鞋，
爺爺誇我乖娃娃。

小淘氣

老公公，頭光光，
白頭髮，長又旺。
小淘氣，盯著望，
咧開嘴，大聲嚷：
“阿公你的白頭髮，
為啥長在下巴上？”

學生園地

■ 付煒

河南省信陽市第六高級中學

老 街

我已經陪伴你度過了
兩千多個喧嘩的早晨
在沉默的灰塵裡
看陽光打磨出時間的影子

被粉刷的牆壁
潔白如同信紙
老去的木門
一截截吃掉生鏽的鑰匙

我把疲倦的夢想
悄悄安放在泥土裡
用來裝飾過去的時光
青草開始生長

■ 鄒詩語

山東省臨沂市第一中學

那夢想的天空 分外藍

如果有一天
當白髮爬滿了雙鬢
當皺紋刻滿了眼角
時間的年輪駛過了青春

如果有一天
當夢想成為了回憶
當激情變成了奢望
驕傲的青春也不再激蕩

你是否依然記得
駐守青春的夢想
是磨礪讓自己成長

是成長讓自己富足

從此，我們不再年輕
但夢想的花兒依然綻放
時光飛逝
刻錄下我們無畏地放縱

夢想的音符
奏響青春的好聲音
無需排練、只需表演
用真心去演繹
那夢想的天空分外藍

■ 游若昕

福建省寧德師院附屬小學

無 題

在大門山公園
我看見一只貴賓犬
它的主人
是一位中年婦女
告訴我
它叫普京
俄羅斯總統
可它一直衝我吼

“普京”
“普京”

我想
一個總統
幹嘛衝著一位
小姑娘吼

爬 山

溪的對岸
有一座山
那座山
又高又大

胡弦的詩

◎初雪 譯

路

它受命成為一條路，
受命成為可以踏上去的現實。
它拉緊脊椎扣好肋骨因為人多，車重。
當大家都散了，它留在原地。
在最黑的夜裡，它不敲任何人的門。
它是睡眠以外的部份，
它是穿越喧囂的孤寂，
比階級直，比塵埃低，比暴政寬，身上
印滿譎妄的腳印。
當它受命去思考，蟋蟀開始歌唱。
它廢棄時，萬物才真正朝兩側分開，
一半
不知所蹤；另一半
伴隨它的沉默並靠向
時間的盡頭。

Road

It's destined to be a road,
accepting the reality of doomed to be
stepped on.
It tightens up the spine and buttons up the
ribs for the large crowds and heavy cars.
When everyone goes away, it stays in the
same place.
Even in the darkest night, it doesn't knock
on any doors.
It is beyond sleep, and
loneliness after the hustle and bustle.
It's straighter than the ladder, lower than the
dust, wider than the tyranny, and with
delirium footprints all over.
When it's instructed to think, the crickets
start singing.
When it's depleted, things start separating
towards two directions, one way
disappears, and another one reaches for
the end of time in silence.

●學生園地

好有氣勢
結果
讓我大失所望
我在山裡頭
繞來繞去
最終
還是繞到了
原位

■唐宇佳

重慶南開（融僑）中學

在田野裡

在田野裡
我最想光腳
我光腳的時候
我最自然

在田野裡
我絕不嬌柔
我是田野的孩子
我最快樂

■徐旻鈺

香港聖瑪加利女書院 4Q

巴士的屁股噴出 黑煙

巴士的屁股
噴出黑煙
那日的天空
留下了淚
那日的你淡出我的視線
那一刻起
你我再也沒有了篇幅

沙漠

——這從消逝的時間中釋放的沙，
捧在手中，已無法探究發生過什麼。
每一粒都那麼小，沒有個性，沒有
記憶，也許
能從指縫間溜走的就是對的。

狂熱不能用來解讀命運，而無邊荒涼
屬於失敗者。
只有失去在創造自由，並由
最小的神界定它們的大小。而最大
的風
在它們微小的感官中取消了偏見。

又見大漠，
又要為偉大和永恆驚嘆。
而這一望無際的沙，卻只對某種臨
時性感興趣。
沙丘又出現在地平線上。任何輝
煌，到最後，
都由這種心灰意懶的移動來完成。

Dessert

——This sand released from the elapsed
time,
in the palm, and couldn't figure out what
happened prior.
Each grain is so small, indifferent, no
memory, maybe
it's all right when it could slip through
fingers.

Fanaticism cannot be used to explain fate,
however, boundless desolation
belongs to losers.
Only losing creates freedom, and
the lowest-ranking god decides the size.
But the largest wind
cancelled prejudice in their senses.

In front of the desert again,
amazed by the eminence and eternity
again.
But the endless sand, only showed some
temporary interest.
The sand dune is on the horizon again.
Any greatness, in the end,
is finished by such depressed move.

駝鹿 The Moose

——給格蕾絲·保默·鮑爾斯①

自狹小的

魚和麵包和茶的省份，
漫長潮水的家園，
在那裡，海灣②一天兩次
離開大海，載著
鱈魚遠遊，

在那裡，河流③
形成一堵棕色的泡沫牆壁，
是進去還是退卻，
要看它是否會碰上
進來的海灣，
不在家的海灣；

在那裡，淤積的紅色，
有時候太陽面對著
紅色的大海落下，
其他時候，為平地的
淡紫色，發光溪流中
肥沃的泥土映出脈絡；

在紅色的礫石路上，
沿著一行行糖槭樹，
經過裝有風雨板的農舍
和整潔的，裝有風雨板的教堂，
褪色發白，像蛤殼一樣隆起，
經過雙生的垂枝樺，

整個下午較晚的時分
一輛巴士一直在向西行駛，
擋風玻璃反射著粉紅，
金屬閃耀的粉紅，
拂拭凹陷側面上
磨損的藍釉；

駛下山谷，駛上山崗，
然後等候，頗有耐心，正當
一位孤單的旅客

和七位親人
親吻擁抱而一隻
牧羊犬在旁監督。

向榆樹，向農場，
向狗道別。
巴士啟動了。天色
變得更深；霧氣，
漂遊，鹹腥，稀薄，
籠罩過來。

它那寒冷的圓形晶體
成形，滑動，停留
在白母雞的羽毛中，
在灰白亮滑的捲心菜中，
在捲心玫瑰
和使徒般的魯冰花上。

香豌豆附在
它們那攀著白色柵欄的
濕潤白筋上；
大黃蜂爬到了
毛地黃裡面，
夜晚開始了。

在貝斯河停了一站。
然後是伊刻諾米區——
下，中，上區；
五島區，五房區④，
在那裡，一個女人抖開
晚飯後的桌布。

一陣微光的閃爍。消失了。
坦特拉馬濕地⑤，
接著是鹽乾草的氣味。
一座鐵橋顫動，
一塊木板格格作響，
但沒有塌陷，

左邊，一點紅光
游過黑暗；

一艘船的左舷燈籠。
兩隻膠套靴出現了，
被照亮了，很隆重。
有隻狗吠了一聲。

一個女人爬了進來，
拎著兩個集市購物袋，
精神飽滿，長著雀斑，上了年紀。
“美好的夜晚。是的，先生，
一直到波士頓。”
她友善地向我們致意。

當我們進入新布倫茲維克
的森林，月光
毛茸茸的，像刮痕，碎片。
纏在林間的
月光和霧靄好似草原裡
灌木上的羊毛。

乘客們向後躺。
鼾聲。幾聲長歎。
一種朦朧的偏離
在夜裡開始，
一種輕柔，聽到的，
徐緩的幻覺……

在咯吱聲和嘈雜聲中
一次熟悉的談話
——和我們無關，
但可以分辨出，在某處，
在巴士後面：
外公外婆的聲音

不間斷地
說著，無始無終：
提到了一些名字，
對一些事終於消除了疑惑；
他說了什麼，她說了什麼，
誰拿到了養老金；

死，死還有病痛；

他再婚的那年；
（有事）發生的那年。
她在分娩中死去。
就是那個在縱帆船沉沒
的時候丟了性命的兒子。

他老喝酒。是啊。
她變壞了。
當阿莫斯甚至在店裡
也開始祈禱的時候，
最終家裡人得
把他送進精神病院。

“是啊……”那奇特的
肯定回應。“是啊……”
突然的一聲吸氣，
半是歎息，半是接受，
那意味著“人生就是那樣的。
我們知道（死也是）。”

他們說著，就像在舊時
的羽絨褥墊上那樣，
平和地，說個不停，
廳裡的燈光昏暗，
在廚房那邊，狗
縮身在她的披肩裡。

現在，就算睡著了
現在也沒關係，
正如在所有那些夜裡。
——突然間巴士震了一下，
司機停了車，
關掉了燈。

一隻駝鹿從不可穿越的
樹林裡出來了，
站在那裡，或隱或現，確切點說，
在馬路中央。
它走過來；它嗅聞
巴士發燙的引擎罩。

極其高大，沒有鹿角，
高如一座教堂，

樸實如一棟房子
（或，安全如房子）。
一個男人的聲音向我們保證
“完全不傷人的……”

有些乘客
低聲驚呼，
像孩子一般，輕輕地，
“真是大傢伙。”
“實在不怎麼漂亮。”
“看！是母的！”

不慌不忙，
她上下打量這巴士，
威嚴，超凡。
為什麼，為什麼我們感受到
（我們全都感受到）這種清新的
愉悅感覺？

“好奇的動物，”
我們那沉靜的司機說道，
捲著他的r音。
“你們看呀。”
然後他換了檔。
有好一會兒，

向後伸長脖子，
還能看見那駝鹿
在月光下的碎石路上；
然後有一股淡淡的
駝鹿味，一股刺鼻的
汽油味。

①詩人的姨娘。

②指芬迪灣（Bay of Fundy），位
於加拿大東南部的大西洋沿岸地區，
為世界上潮差最大的海灣。巨大的潮
差有時會令流入海灣的河流倒湧。

③指聖約翰河，其中一條流入芬迪
灣的河。

④貝斯河，伊刻諾米區，五島區，
五房區皆位於加拿大東南部新斯科舍
省柯徹斯特縣。

⑤北美大西洋沿岸最大的濕地之一
，位於加拿大新布倫茲維克省。

里爾克詩三首

◎岩子 譯

孤獨 Einsamkeit

寂寂黃昏雨，翩翩海上升。
迢迢曠野來，悠悠歸蒼穹。
瀟瀟返弄巷，瀝瀝至黎明。
哀哀兩身軀，恨恨無靈犀。
床同心相離，孤苦江河溢。

愛情之歌 Liebes-Lied

教我如何管住自己的靈魂，不
要它去跟你的相觸？教我如何
讓它越你而過去專注其它事物？
啊，我多麼想把它藏置到一個
被塵世所遺忘的角落，在一個
陌生而謐靜，不再隨同你深處
振動而振動的地方。然而所有
觸及我們，觸及你與我的一切，
皆由一把琴弓在同一時刻拉奏，
恰似兩根琴弦鳴發出一個和聲。
我們被綁架在怎樣的樂器之上？
我們被掌握於怎樣的琴師手中？
啊，甜蜜的爱情之歌。

孤獨的人 Der Einsame

彷彿漂泊在陌生的海洋，
我只身於永遠的當地人，
豐實的日子林立其桌上，
而我卻滿眼睛遠影吊詭。

一個大千世界撲面而來，
彷彿一輪月亮荒無人煙，
然而他們不讓情感獨待，
語言被佔據了所有空間。

我遠道帶來的各種東西，
罕見稀奇與他們的相比：
在故鄉堪稱猛獸的它們，
在此地羞怯得斂聲屏息。

Rainer Maria Rilke, 2.4.1903, Viareggio

從詩人和翻譯而不是文學 評論角度的閱讀

◎楊子軍

白樺林 / 愛輝

傍晚的白樺林是十一月的王冠
空中橘黃的葉子浮動如金
信步走遠的是幾隻小鹿
這令人屏息的靜謐使輕風更輕

這是林蛙入河前乾淨的婚床
露珠點綴的草色青翠欲滴
雨後空闊的時光按下了白霧
彷彿唇邊的話語咽回了喉嚨
無論五味子在樹幹上攀附多久
總會有一些故事在這裡收尾

而此時的樹幹更加地沉默
那麼多黃金的葉子把雲朵切割
偶爾有記憶折斷的枯枝落下
把酣睡中的斧頭再次砸懵
它看著你收受的太多的表情
在樹幹上結痂、膨脹
它看到即將易手的秋天不知所措

White Birch Woods / 楊子軍英譯

White birches at dusk present their crowns
to November
With leaves shining like gold in air
A few fawns wander out of sight
In such breathingholding silence
Breeze seems even more gentle

This is the nuptial bed before woodfrogs
hop into the river
Dews reflect the emerald green as decoratons
Empty hours after rain press down the mist
Like words at lips swallowed back
However long the rai magnoliavines cling
to the trunks
Some stories are to be ended here and now

Yet the trunks are all the more quiet
As the many golden leaves cut the clouds apart
The snap of a dead branch falls like
memories interrupted
Even the axe feels lost just awoken from a dream
Which witnesses your taking in so many
expressions
Leaving scars in the trunks and expand
Wondering what might happen at the
change of season

讀詩：

愛輝把我們引進白樺林：
有遠景有特寫——樹木頭頂金冠，小鹿信步走遠，然後鏡頭拉近，反射過五彩的露珠只感染草葉的青綠；有動有靜——林蛙躍入河水，輕風更輕，樹幹選擇沉默；有視角的轉換——詩人的旁觀，仰望，俯視，午睡初醒的斧頭，再次陷入迷惑，無法開口，只能靜觀身邊的變化，就像白樺樹，它知道要積蓄能量，因為冬天就要來臨；有角色的轉換——白樺樹由主角變成背景；同時情緒飄浮，如同顏色的變化，黃金葉子——青翠的草色——雨水形成的白霧——五味子的綠色枝葉和紅色果實和白樺樹幹的對比——雨後仍然徘徊的白雲，然後是金屬斧頭……

從翻譯的角度，我會關注：

一、修辭和句子之間的邏輯關係：

1. 空中橘黃的葉子浮動如金，具象，靈動，所以遠觀像巨大的皇冠；這句翻譯成英文可以保持其精彩：

White birches at dusk present their crowns to November with leaves in the air shining like gold

翻譯成介詞短語比原因狀語從句更符合英語思維習慣。

2. 林蛙入河前乾淨的婚床
林蛙入河前，河面清澈，它們的跳躍翻騰會讓河水渾濁。婚床《聖經》稱作 the marriage bed 是人類肉體結合時靈魂要去的第一個地方；這裡就翻譯成常用的 nuptial bed，取其本意。

3. 無論五味子在樹幹上攀附多久，“攀附”一詞自然，恰當，選“五味子”和“白樺”形成鮮明的對比，精妙，都既有本意又有寓意，不過翻譯成英文恐怕句失去了漢語的獨特的寓

意，將是不小的遺憾，只能通過注解彌補翻譯的不足。

總會有一些故事在這裡收尾；是巧妙的轉折，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第二節詩句在這裡嘎然而止，又意味深長，引起無數想像……

4. 而此時的樹幹更加地沉默
那麼多黃金的葉子把雲朵切割；形成因果關係，雲朵被切割，無法看到完整的形象，並不是白樺樹的錯，只是無奈。站在樹下的人也有自己的視角和局限

5. 不僅如此，雨後空闊的時光按下了白霧／彷彿唇邊的話語咽回了喉嚨
進一步描述白樺樹沉默的理由，是時光，是漸漸隱去的白晝之光，讓白霧落入昏暗，這裡的白霧，感覺不是輕盈夢幻的那種，而是安靜而迷惘的。

二、修飾語和中心詞的關係：

記憶彷彿折斷的枯枝，記憶被枯枝打斷，還是枯枝被記憶折斷，還是記憶在枯枝折斷的同時中斷，和枯枝一起落下……

There fall off some memories like those broken branches
Some memories are interrupted by those broken memories
Dead branches are broken by memories and fall
Memories are interrupted as the dead brannches fall

翻譯中加入 snap，在空寂的林間，輕輕的“啪”的一聲，樹枝折斷，下落，意境營造得更佳。

The snap of a dead branch falls like memories interrupted

閱讀此詩，我們看到一幅幅畫面，初冬的雨後的傍晚，天空並沒有放晴，獨特而詩意的描寫：五味子在樹幹上攀附；太多的表情在樹幹上結痂，膨脹……

於是我們聯想，也許剛開始的故事，就在這裡結束，因為冬天就要來臨，或者往事只是飄浮的碎片，無法集結成完整的故事；所以，也許我們應該像白樺樹樹幹一樣選擇沉默，任清風拂動頭頂的葉子，任五味子攀附，任各種表情在自己身上結痂，膨脹。

饒蕾詩的別樣味

◎ 洋滔

——評饒蕾的詩集《遠航》

我對科學家總是懷有一種真誠的敬意，他們嚴謹，他們聰穎，他們慎密，他們的邏輯思維很強，他們不像文人那樣豪爽瀟灑個儂。

我一直以為饒蕾是詩人，是文人，她雖不經常寫詩，但寫出來就很有味道，有一種別樣的味，讓我們意想不到的味道。她把她的處女詩集《遠航》電子版發給我，要我寫幾句話。看了她的簡歷，才知道她的本職工作不是“搖筆桿子”的，是美籍華人，生於哈爾濱，畢業於吉林大學，1995年赴美留學，化學碩士，MBA，擔任過工廠技術總監，做過企業事業開發和全球市場戰略規劃。現任企業商務經理，美國化學學會會員，國際塑膠工程師協會會員，國際塑膠工程師協會建築施工塑膠分會理事。業餘兼職中文學校教師6年，獲美東優良教師獎。

這些令人羨慕的光環，似乎都與科學有關，與詩無關，但饒蕾卻自幼喜愛文學，2011年才開始學寫詩。不寫不知道，一寫就霸道，不少詩歌被多種網刊紙刊和詩集收錄。在她親人的鼓勵和支持下，她的第一部詩集《遠航》終於面世了。

饒蕾說她寫詩是“用美好、愛心和哲思點亮世人的心”。我們先說她的詩的美吧，她的詩真美，她為我們營造的詩的桃花源是人們心中的理想世界，她的詩有陶淵明桃花源似的構思，在她的詩裡生活著一群保留了天性的真淳的普通人。可以說貼近了人間仙境，將“自然”提升為一種美的至境。“月牙兒屏住呼吸／小心地捋直月光，拋向遠方／／回身坐亮夜的靜寂／看一片楓葉悠閑地由綠變黃／／月影一抖，釣起蛙鳴一串／故鄉睜開眼，噙著晶瑩的淚光”（饒蕾〈月光曲〉，選自《遠航》一書，下同）“蔥郁的綠林悄悄地調淡了濃妝／星星點點的亮黃撥開枝葉向外張望／一抹抹嫣紅或翹首枝頭，或沿著樹幹攀援而上／是微綻的紅唇，還是欲舞的霓裳

？／／秋風習習，藍天流動著怡人的清爽／心靈和色彩一唱一和，舞姿溢透紅澄綠黃／成熟的果子，打著節拍，寫就秋天的詩眼／愈演愈烈的秋韻，在漫無邊際的群山／一瓣兒一瓣兒地綻放……”（〈秋韻〉）饒蕾身處信息社會、網絡世界，交流的瞬時性和空間的無限性，沒有干擾和破壞她詩藝術世界的自然性和完美性，她所描述的月牙兒、靜夜、楓葉、蛙鳴、故鄉、淚光、綠林、嫣紅、秋風、秋韻……很實在，很清新，很詩意，別有滋味，她為我們勾畫出來的不是虛擬的時空虛擬的世界，而是真實可感的人間仙境，不受嚴謹的科學的約束，大家都可以心領神會。從她的詩裡，我們看到熙熙攘攘的紅柿子，抖不落一抹抹潮紅，從濃郁的綠葉中探出頭來，那種神奇的美好在一瓣一瓣地向我們綻放，一種無形的渴望在我們心底油然而生。饒蕾筆下的詩，沒有科學家的嚴謹、循規蹈矩和鐵板一塊，她的那份飄逸，像牧童的短笛在綠林悠揚回轉，瀟灑自如，像白雲的春夢在山腰，在湖畔若隱若現，帶著風柔光軟，春蟬剔透的薄翼，舒展翩翩。青山的視線朦朧了，錯落出一層深似一層的情感，掬起雲的輕，水的緩，天真無邪的笑顏飛揚，明眸微含柔波，溢出滿山綠葉的和弦，隨風起舞，柔情飄散。“一個個雪蘑菇似的小房／眯著羞澀的小窗，憧憬／端坐在安徒生的童話裡”（〈大雪〉）。

饒蕾別具一格地寫大自然的美、大自然的幽、大自然幻化出來的神韻，她也寫自己心靈世界的美、心靈世界的傷、孤獨與徬徨，〈不敢把燈熄滅〉將“我”和“你”的內心世界寫得十分逼真，惟妙惟肖：“我怕黑暗中，憂傷跌落枝頭／一著地，就會擴散成汪洋／衝亂散開的花香／／三月的花期，我躲過你的脆弱／獨飲星光，獨吞麥子的針芒／想著你的孤獨，我

不再提及簫聲／／我看見你五顏六色的思念，但沒有看見夕陽／你觸到我冰清玉潔的憔悴，但沒有觸到月亮／時光是船，空間是海，海面滾動著我種下的月光／／長夜守著燈火，情絲悠長／牽掛一生的人，愛情是火，是酒，是流水的頓挫抑揚／為何不收藏一縷月光，溫存你的孤獨，讓憂傷精彩芬芳”。詩裡的“我”和“你”，神妙地插上牽掛和愛的翅膀，馳騁在思戀與愛的天空，那語勢，那感情，那擔待，那期望與祝福，出其不意的美，出其不意的亮，出其不意的扣人心弦，打動人心。我們讀她的每一首詩似乎都可以感受到一個藝術形象。在這美的藝術世界裡，感受到女性的溫柔與偉大，少女和鮮花的天真與美麗，飛鳥和關愛的可人與馨香。五顏六色的思戀把憂傷擴散成汪洋，冰清玉潔的憔悴，海面種下的月光，愛情收藏的孤獨……人已詩化，詩在情中，詩的形象比現實生活裡的人更坦率，更美好和更純真。

詩人的感情在某種程度上要比一般人豐盛一些，饒蕾盡管在理工科的王國嚴謹嚴密地探索和跋涉，但她並不缺乏詩人想像的彩虹和氣質，她別樣味道的親情詩寫得特棒，這種味道不是單調無趣，而是豐富多彩；這種味道與眾不同，高尚潔淨；這種味道不是瞬間的，而是永恆的；它讓人回味，給人無盡的力量和感召，她深情地〈致愛人〉：“二十多年的浪漫，會不會太重了／我們的月亮船，划過星河清澈的眷戀／漣漪泛開鮮花朵朵，水紋的呢喃漫遊／天上人間，我呼吸你的溫暖／月光醉長了裙裾，至今流連忘返／／二十多年前許的願，是不是太難了／若愛你，就要在陽光下和你並肩發芽／在晚霞中和你共建家園／我們的並蒂槳，搖過外婆的小橋，領略過汪洋的波瀾／一條崎嶇的路，光的沉澱是暖，愛融入蔚藍／／一個女人的夢，能走多遠／我走了二十多年，還沒走出你為我播下的春天”。她無私地無怨無悔地〈奉獻〉：“丈夫攻讀博士，辛辛苦苦五年／早出八點，晚歸十點／我是六十公里之間的小船／朝駛向事業，暮駛向孩子和晚餐／／當丈夫的腳步驚醒月光的微瀾／孩子已在睡夢中甜甜／他一進門就搶下我正忙著的活兒／我則勸他先吃晚飯／

每次他一定要確保我歇手不幹／才肯拿起筷子，端起碗／燈光猜透了此時是我們／每天的第一次相見／懂事地壓低了聲音／傾聽心與心地呼喚／爲了孩子的幸福，丈夫的事業／我狠心把瑰麗的博士夢中途剪斷／每當丈夫提起他的博士有我的一半／我就看見搖曳的星光一閃一閃”。她忘我地繼續著她和愛人偉大而光榮的〈奉獻〉：“去吧，親愛的／闖出自己的一片天／除了上課的夜晚，孩子們是我的主旋／我花一天假日去應對一張考卷／工作變動，舉家北遷／遊歷大學三所，屈指行程四年／里程碑推開了世界的大門／道路更寬更遠／回首童真的笑語，重建的家園／有誰深知其中的苦辣酸甜／親愛的，謝謝你／這個 MBA，也是你一半我一半”。這些近乎於口語、白話般的不需要分析解釋的詩行，不知道爲什麼那麼激烈地打動著我的心，這是一個美籍華人的心路歷程、奮鬥簡史，是一對患難夫妻學習和生活苦辣酸甜的真實寫照，是饒蕾夫婦用多年心血澆灌出來的愛情之花、靈魂之花、人生之花、幸福之花、詩之花。我懷疑饒蕾以後還能不能寫出超過這些詩的水平佳作來。現實中的人往往帶有面具，許多詩人的詩也戴著五花八門的面具，饒蕾詩的別緻就在於不戴面具，很直率，坦誠，把一種強烈的感情隱藏在白描般的詩意敘述中，這是需要詩的功力的。

饒蕾還真切地寫出了“愛人的大手孩子的小手我的巧手／八仙過海風景次第展開”（〈月餅，四美元一塊〉）的歡快，寫出了“美麗有一天會不會凋零她的芬芳”、“百靈鳥哪一天也許會迷失她的悠揚”（〈愛情〉）的憂慮和擔心。這種擔心應該是人之常情，青春已過的人或許都會面臨這種愛情的考驗，是的，詩人也是人，需要理想和浪漫的情懷，但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桃花源所體現的那種理想世界和詩意美感，饒蕾的擔心是不可避免的，她的這種詩總能勾起諸多讀者的想像。不過，我們不用爲詩人擔心，他們會在人生路上一直攜手走下去、走到底的。饒蕾的不少詩讓我們走進她的心靈傾聽到她的心跳，走進

她的情感觸摸到她真摯的炙熱，走進她的尊嚴體驗到她尊嚴的高貴，走進她的寬容體驗到她胸懷的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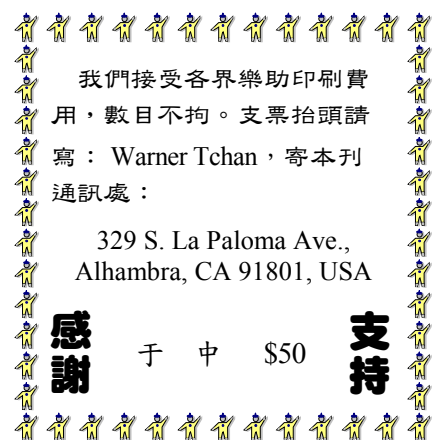
作爲海外遊子，饒蕾寫鄉情親情的詩也是別有滋味的，像清醇的淨化劑淨化著親情，淨化著我們的靈魂，她對親情和鄉情的感受和謳歌很純淨，貼心入肺，她對〈母親〉“一直不敢觸摸／這個題目 每次站在您面前／所有的名詞動詞甚至形容詞／頃刻暗淡 一籌莫展／……我依然記得／您柳枝搖曳的樣子／您華燈初上的樣子／您雙肩擔起整個世界的樣子”，她叫〈姥姥〉“你看／四月的小路，多麼幸福／你的微笑正擁抱著我的童年”，她寫〈我知道，我的爺爺是你〉：“把一生放在馬背上／馱遠了離愁，踏遍了槍林彈雨／你把憧憬存入詩行／血染的大地灑落過你的憂傷，浸透過你的絢麗／……爺爺，其實你一直坐在一朵梅花裡，清香四溢”。她連〈跑步〉也深切地想到“每天的希望並不一樣／腳下的路很短又很長／一直延伸到那個叫故鄉的地方／……那一江思念早已冰凍三尺／江邊的燈火 是否還在守望”，她旅居在大洋彼岸，知道〈家，回家的路〉有多麼漫長，由衷地想起童年時代“家是一朵蘭花／我一笑，她就開了／小花擠滿幽默和溫馨／瓣是爸爸，蕊是媽媽／回家的路是一塊糖／一蹦一跳就到啦”。詩人的真情流露，奇特想像，貼切意象，別樣滋味，無時無刻不在撞擊我們沸騰的心。

身在異國他鄉，饒蕾遊歷了不少地方，在她的詩裡留下了深深淺淺的足跡，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是一顆明珠，璀璨晶瑩，鑲嵌在歐亞大陸的胸膛上；金角灣和博斯普魯斯海峽流淌著幾千年恬靜的月光；她牽著地中海的手，扯著黑海的衣裳，翹首亞、非、歐，聽到了當年商賈的駝鈴；絲綢路上，車輪滾滾，唱著悠久的長歌，委婉抑揚；紐約曼哈頓的都市燈火與她隔河相望；馳名世界的西點軍校走出多少戎裝名將；富蘭克林、羅斯福、比爾、克林頓居地令人神往；在大自

然裡，小鹿，火雞，黑熊的故鄉，春天的攀山道，夏日的垂杆，冬季的滑雪場，金秋的紅葉萬裡，醉了山，醉了人，醉了遐想的大海漁船，橋上的彩虹，沉醉的夕陽，秀麗的山水，摩天的大廈，古老的殿堂，友善的市民……包羅萬象，獨特異常，我們讀後，飽覽了異國風光。

值得一提的是，饒蕾詩集的最後兩輯“智海”和“遠航”，兩輯中的生活和人生哲理詩，是她的經驗之談，饒蕾說：“人生的智慧是取之不盡，掬之不竭的大海。千百年來，人們一直在智慧的海洋中探索。”是的，人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探索的一生，學習的一生，創造的一生。“生活是一條單行道／歲月的河永遠向前不回頭／時光不等人間事／無論你是白丁／還是王侯／你願停就停／你願走就走／每一個落下的足跡／都是未來的前奏”（〈驀然回首〉）饒蕾經歷了風風雨雨的人生歷練之後，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沒有理想的人生，畫不真天邊的彩虹／沒有追求的人生，枉對珍貴的生命／沒有愛情的人生，心靈落魄街頭／沒有詩意的人生，怎知風軟，花香，夢兒輕？”（〈千帆競技〉）這是她的人生箴言，她用美好和愛心建造起來的詩殿堂，讓我們領略到了生活的美，人生的美，奮鬥的美，愛情的美，詩的美。

饒蕾受傳統詩的影響比較大，她的詩大都寫得比較傳統，甚至大都押韻，我想，只要能夠準確無誤並且詩意地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不管傳統也好，現代也好，“土”也好，“洋”也好，都是可以的，都應該在詩壇佔有一席之地。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于中 \$50 支持

對立與和諧 的辯證法

◎文世奎

林素玲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女詩人，在華人作家中，享有很高的聲譽，她的詩作〈黑〉（2015年7月30日菲律賓《聯合日報》），意味深長，很有特色，屬於哲理詩的一個成功的範例。

這首詩共分兩節，全詩如下：“白的存在／讓我顯得突出／沒有你／我就沒有／存在的價值／／對立／其實是相互襯托／你我的距離／黑白分明”。

在第一節中，寫出了人與人之間矛盾的一面，你和我，代表矛盾的雙方，白是一種顏色，黑也是一種顏色，你是白，我是黑，白代表一類人，黑代表另外一類人。你的存在，就表明我存在的價值，你和我是一種共生的關係，這是詩中的一個重要的內涵。

第二節中，詩人指出，對立，也就是矛盾，是一種互相襯托的關係。雖然你和我有距離，但是，這種矛盾和距離恰恰包含著一種和諧的關係，沒有對立，就不會有襯托，沒有距離，就不會有黑的更黑白的更白的互相突出的美。

當然，這首詩並不只是寫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關係，還寫出了一種生活現象，人是生活中的人，脫離了生活，就沒有人的存在。生活中的矛盾，是存在的，而這種矛盾也是和諧的另外一種表現。從這裡，可以看出詩中的言外之意，人與生活也有矛盾的一面。但是，生活與人恰恰也是一種對立與和諧的辯證統一關係，由此激勵讀者，勇敢地面對生活的困難和矛盾，為建設更加美好而幸福的生活努力奮鬥。

這首詩，詩句簡單明了，但是，內涵非常深刻。這種表達，又往往不是泛泛之言，往往有振聳發聵的效果，往往具有跨越時空的價值。即使經過歲月的洗禮，不同時代的讀者仍然能夠感受到她的詩的現實價值。

厄普代克

◎劉耀中

厄普代克（John Updike, 1932-2009）的第一本詩集在1958年出版，中文譯名為《木雞》（The Carpentered Hen and Other Tame Creatures）。該書是諷刺一些現代生活的荒謬的存在主義作品，詩人用理智和成熟的詼諧的詩作匯集成他的第一部詩集。他根據自己青年時代的經歷，盡量描寫了貧民的生活。之後他覺得詩不及小說的詳盡，利用自己整個豐富多產的生涯寫了一連串的長篇小說，這包括《兔子，跑吧》1960、《兔子回來了》1971、《兔子是富有的》1981，和在1990年出版的《兔子安息了》。

兔子的故事是描述一個體育明星為了成家與婚姻而生活在一個美洲東北部（新英格蘭）小城市，因維多利亞時代的舊文化毀壞而無法獲得更多的收入和精神萎縮，便逃避自己的家庭與社會責任。這套小說是厄普代克自傳性的主要作品，加上他與《紐約人》週刊投稿多年的關係，獲得了普利策獎，並且被很多紐約讀者們認為他是美國大都會的典型人物！

1932年厄氏出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一個中產階級基督教家裡，父親是執教於一個荷蘭人移民社區學校的數學老師。厄氏少時喜歡美術和畫畫，他的父親

要他學些工藝易於找尋工作。可是他進入了哈佛大學並且為校報編輯及畫漫畫插圖，大學第三年時厄氏結了婚，1954年畢業後與妻子一起跑到英國，在牛津大學羅斯金美術院就讀了一年。厄氏在短短的時間裡，深深地受了羅斯金派的影響：反對浪漫主義、不提倡社會的工業化、喜歡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建築物。羅氏的名著《威尼斯之石》和《建築學上七星塔》對專研究家屋建築有獨特的見解，羅斯金於1860年轉筆寫了另外兩卷名著《終局胡麻》和《無價值之倫理學》。羅氏專針對社會學和生與死及頹廢、腐蝕觀念深深地影響了年青時代的厄普代克。厄氏是個嚴肅的作家，他的入息不多，美國讀者們讀了他的作品不高興，但給他的榮譽極大。他離過婚一次，育有四個孩子。

繼兔子小說系列後，厄氏的兩部小說《半人半馬怪》和《來自農場》再次獲得了普利策獎。半人半馬是指古希臘時期侵入希臘的野蠻民族，描寫了他的融合了父親和難於相處的母親的關係，多以新英格蘭為背景，探討諸如忠誠、宗教、責任等中產階級的種種生活問題。不下十部書籍，多發表在《紐約人》週刊上。

在七十年代，厄氏再聽到貝茲（John Baez）的反戰歌曲“花兒去了那處？”（Sagt mir wo die Blume nind）受到回憶的感動而編寫《雜文集》1965，《藝壇拾零》1976和《緊靠岸邊》1983。他也持續寫詩：《有關美洲的史料》2001，他在2009年去世，去世後遺作《終點》（End Point）出版。

近年來詩評家們認為厄氏作品可分為三個年代：資本主義60年代、唯物論社會70年代和沮喪（Despiriter）的80年代。儘管厄氏受了佛洛伊德的影響，他本性是愁思的Melancholic。他深思的態度是來自喬伊斯和榮格作品的閱讀。美國鼎鼎大名的詩評家布魯姆（H. Bloom）認為厄氏是個不折不扣的愛默生哲學、實用主義、自力更生、宗教思想的跟隨者。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時光流逝，一年容易，《新大陸》從廿六年前的十二月出發，跨越廿世紀來到廿一世紀的第十七年。回顧過去環視當下展望未來，但覺：“詩壇”冷颯，“詩歌界”熱絡；“詩”寂寞，“詩歌”蓬勃；紙刊寥落，網站茁壯；讀者橫眉冷眼以對，詩人昂首眾聲喧嘩；“詩歌”朗誦無日無之，“詩歌”獎俯拾皆是，“詩歌”節無遠弗屆，各主要語言“詩歌”互譯，“詩歌”入選中小學課本，大中院校“詩歌”開班教授，“詩歌”前途一片光明，誰能否認這不是中文“詩歌”盛世？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給了美國歌壇盛名歷久不衰的著名歌曲創作者、歌手狄倫（Bob Dylan）無疑更為將“詩”稱作“詩歌”的中國詩壇明目張膽！雖然諾獎的得獎評語明言“……在美國歌曲的偉大傳統中創造詩意表現手法……”，認為“他無數傳唱的音樂作品中，觸及人性、宗教、政治、愛情等社會情境，影響宏大。等於說是透過音樂散佈史詩般的文學影響力。”，間接說明了詩還是詩，歌還是歌的問題。而狄倫在 1963's *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 裡也簡明扼要地回答了這個問題：“Anything I can sing, I call a song. Anything I can't sing, I call a poem.”不能唱的，我們為什麼不能叫“詩”？能唱的，我們又什麼一定要稱“詩歌”？這或許就是廿多年來《新大陸》和編者敢逆“詩歌”大潮，堅持詩應該是詩的最根本原因吧。

上期詩人銀髮詩作〈美籍越華老鄉預先向我話別〉“老鄉”誤植為“老兵”，謹此更正，並向作者、讀者致歉。

本刊網站 newworldpoetry.com 備有創刊至今每期詩刊的電子版，歡迎詩友們前往瀏覽下載。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備檔後即寄。

詩訊

台灣詩人向明詩展”詩·永無止境”於今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0 日在台北市紀州庵文學森林展出。文本系列是向明自體書法詩作手稿，及名家墨寶向明詩作；超文本系列則為利用隨手可得的廢棄物，拼裝構成無以名之的抽象人形頭像或拚貼作品。

詩人畫家羅青畫作於 10 月 29-30 在西雅圖亞洲美術館展出。

台灣詩人方明應大陸國台辦之邀，參加北京世界華文文學大會。

加州越華詩人藍兮（劉保安）於 11 月 17 日因腦癌辭世。享年 69 歲。

今年 11 月 25 日，第五屆“長江杯”江蘇文學評論獎暨第四屆揚子江詩學獎頒獎儀式在張家港市舉行。揚子江詩學獎由江蘇省作家協會和張家港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揚子江》詩刊、張家港市委宣傳部、張家港市文聯承辦。該獎設立於 2013 年，每年評選一次。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 (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七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毋忘南京大屠殺，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華為、買三星、買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Vizio，買三星，買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Dell，買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